

清代
叢刊
筆記

觚

牘

鈕

琇著

中

1. 2. 3. 4. 5. 6. 7. 8. 9. 10.

蘇贖卷五

吳江鈕 琇玉樵輯

豫觚

訓吏名言

余筮仕陳之項城時。崑山徐立齋夫子掌憲南臺。以手書來云。嘉政設施。遂有次第。足徵蘊養有素。昔賢為政三年。而後頌聲作。然其始未免怨謗。民譽不失。亦何容易。程子有云。節用愛人。常愧此四字。足下今為民父母。庶幾時存此心。無論更絃而張。仍貫為治。要實有與民疴癢相關之意。情隱既孚。久而共信。卓然之績。何施不宜。豈特百里無負已哉。此真訓吏名言。凡為守令者。皆當敬書一通。置之座右。

鳴鉦薦試

梅長公之煥。自巡撫甘肅歸里。暮年以乏嗣。漁色頗為鄉評所輕。然好獎掖後進。亦以此望重於時。崇禎末。麻城之就童子試者。不下三千人。而府錄甚狹。有周水心等四十五人。皆府錄所遺。懷刺謁梅。因閤者言求見。梅故緩步而出。佯呵之曰。若輩皆博徒豪飲者耳。業荒於嬉。而乃溷我為諸子。不敢致辭。逡巡下階。遽止之曰。若輩飯乎。且少休。我為若輩具一餐。須臾出酒脯極腆。食畢。諸子告退。又止之曰。若去乎。若來云何也。我且試若矣。因面課而甲乙

之曰。可售者僅二十人耳。周水心其首也。遂許其致刻牘於學使者。時褚學使蒞黃已久。試麻城限止隔一日。自縣至州。且百有六十里。度事不濟。乃令兩健僕騎而馳。各與一小缸。結束為驛使狀。諸子隨其後。夜分抵州。急鳴缸如警報者。隨闢門而進。學使者方啟轅燃燭。見二騎直入。投檄驚怖發觀。則梅中丞之薦童子試者也。即魚貫收之。四十五名內取十七名。周水心果冠一榜。

除夜覘士

陳楚產號五不。讀書甚苦。寄食硯田三十餘載。齒踰知非。始補弟子員。隨捷兩闈。筮仕萊陽令。時值除夕。欲覘萊俗與楚風同異若何。徒步出郭。所見烘爨戲鼓爆竹粘符。比戶皆是。行至郊墟。忽聞茅屋有書聲出。潛窺之。見一士子與其婦坐擁敗絮。一吟一紡。青燈熒然。色甚淒瘁。夜向午矣。陳殊歎異。即還署呼役。算酒麪肉米相餉。并贈以詩曰。破竈無烟火。寒門蛛結絲。斯人今日事。似我少年時。元旦士子來謝。則童生觀光也。時楚產尚艱嗣。立遷其家於署內。飲食教誨。如子者數年。亦成進士。官至粵東司臬。楚產累官知府。適為其屬。觀光執弟子禮不改。在萊之日。麻城接壤豫省。其里人言先輩好文愛士。必舉前二事為稱首。

呼名批頰

佟中丞鳳彩。巡撫河南。年已老。每日立鼓燃燭治文書。或坐倦假寐。少頃輒覺。然起自呼其名曰。佟某。汝為朝廷大臣。封疆之重。皆汝肩之。奈何老不任事。若此。輒以手批頰數四。侍者為之悚慄。中丞在豫。如論罷修河夫役。協濟柳梢。及調劑西征大兵。秋毫無犯。豫人感其德者。猶繪像祀之。

潛竄衿錄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過讀書。芒碭山天齊寺。攻苦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堂。披閱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啟局而迎。則畫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稍疑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纒纒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為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軾軻有年。莫測崇枯所詣。乞其搜示冥冊。神響感曰。君無顯秩。即一芹猶難擷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為之迴幹。神徐曰。當為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黌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衿錄。已蒙帝譴。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李通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為鄉學究。年踰五旬。閒居晝卧。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闥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項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為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即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間。禮意敦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閱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凄然不樂。竟忘其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讌。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彊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驕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二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殼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事。生四歲。握筆為制。義評隲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一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否。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即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

知出世為何如人

淡如

祥符中牟之間。水月菴高衲姓平號淡如。年八十五而示寂。先一日。囑其徒曰。吾死當歸骨於龕。俟三歲後發之。如體已腐。焚之可也。倘此身不壞。必有更吾衣者。至汝其誌之。其孫寂鳳亦浮屠之有行者。奉其遺教。如期發龕。則淡如端坐於內。衣化塵飛。撫其體堅。過鐵石。扣之鏗鏗有聲。遠近觀者雲集。中牟韓令亦適至。愕然曰。是師。昨入吾夢。乞吾銀五兩。有奇。為一衲。其將欲飾金以示不壞之身乎。隨召匠而問其所需。果符所乞之數。今金像尚在庵中。士女焚禮不絕。有一營卒。心疑其偽。潛以刃刺臂。血纒纒隨刃湧出。營卒大懼。投地懺服。急以金塗所刺處。刃口終不可合。庵僧因加扁鏡。遇誠者始啟觀焉。

古古詩

律詩全首用事。而高渾絕倫。不嫌繁重者。近時惟白奔山人擅長。由其熟於羣史。故遇一題。援筆立就。而對屬精切。有天成之妙。太康軒姓者。夢劉將軍。綖入其室。而子生。因名曰綖。字以公。劉修髯偉幹。膂力過人。有聲介冑間。然數奇不甚顯於世。山人贈詩曰。江湖萬里破征雲。秋水微茫白鷺羣。旅舍自稱前進士。夜亭誰識故將軍。銳鋸搖動星辰氣。鞞鞞沈涵虎豹

文泗上重來歌舞地。空樓涼月落紛紛。篇內所謂前進士故將軍。正指其再生之事。點染極工。其他如題古函谷關一聯。范叔入來人不識。田文歸去吏猶眠。可與胡宿望氣竟能知老子。棄繻何不識終童。語相伯仲。咏史一聯。大夏遠求節竹杖。長秋私典羽林兵。大夏長秋巧於白頭蒼耳。而典雅過之矣。偶過黃子載公近鷗居。出古古詩相示。因畧舉其佳句而筆之。

息壤

淮南子。鯀堙洪水。盜帝之息壤。帝使祝融殺之羽淵。據續博物志。息壤在荊州南門外。狀若屋宇。陷土中。而猶見其脊。旁有石記云。不可犯之。頗致雷雨。有妄意掘發。水盆上不可制。考東坡詩序亦然。康熙乙丑春。余晤太原王司訓。鈿於汝上。言壬寅歲。從其先大人官荊南。時值大旱。土人請掘息壤。初不之信。閱三月不雨。不得已從其請。出荊州南門外隄上。掘不數尺。有狀若屋而露其脊。復下尺許。啟屋而入。見一物正方。上銳下廣。迨視非木非土。非石非金。其紋如篆。土人云。此即息壤也。急掩之。其夜暴雨不止。歷四十餘日。大江泛濫。遂決萬城隄。幾陷荊州。可為前誌之証。石記今亦不存。

牡丹述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洛陽者。天下第一。唐則天以後始盛。然不進御。自李迪為留守。歲

道校乘驛。一日夜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數朵。又賈耽花譜云。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天寶中得紅紫淺紅通白四本。移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明皇引太真。既賞。李白進清平調三章。而牡丹之名於是乎著。然考之雜誌。煬帝開西苑。易州進牡丹二十種。有飛來紅。袁家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等名。則花之得名。不始自天寶年也。明皇時有進牡丹者。貴妃面脂在手。印於花上。詔裁於先春館。來歲花上有指印跡。名為一捻紅。則花之繁植。不僅在沉香亭也。錢維演進洛下牡丹。東坡有詩云。洛陽相公忠孝家。可憐亦進姚黃花。則花之入貢。不止於李留守也。余官陳之項城。去洛陽不五百里。而遙訪所謂姚魏者。寂焉無聞。鄢陵通許及山左曹縣間。有異種。唯亳州所產。最稱爛熳。毫之地。為揚豫水陸之衝。豪商富家。比屋而居。高舸大艫。連檣而集。花時則錦幄如雲。銀燈不夜。遊人之至者。相與接席。攜觴。徵歌。啜茗。一椽之獄。一著之需。無不價踴百倍。浹旬喧譁。歲以為常。土人以此殫其裁灌之工。用資賞客。每歲仲秋。多植平頭紫。剪截佳本。移於其榦。故花易繁。又於秋末。收子布地。越六七年。乃花。花能變化。初本。往往更得異觀。至一百四十餘種。可謂盛矣。然賞非勝地。時不名園。上林無移植之榮。過客無留題之美。周子有言。牡丹之好。宜乎眾。嗟乎。豈牡丹之幸也哉。項與毫接壤。余日蹟於簿書。不能一往。閱三載。復以憂歸。游覽之懷。竟未獲遂。余

之不幸甚於花也而終不忘於余心友人劉子石友王子鶴洲艷稱之因其所言以類述於左

花之以氏名者十有八

支家大紅

支家新大紅

支家新紫

甄家榴紅

宋紅

蔡家銀紅

孟白

石家大紅

支家銀紅

武家遺愛紅

董紅

魏紅

雅白

雅二白

大焦白

二焦白

王二紅

馬家黃

次品一

王家紅

花之以色名者十有六

花紅平頭

花紅無對

銀紅大觀

御衣黃

中黃

瓜瓢黃

鰲頭紅

水獺銀紅

拖地白

大黃

小黃

鴨羽綠

佛頭青

花紅勝粧

斗口銀紅

花紅疊翠

次品二

花紅樓子

宮袍紅

花之以人名者十有七

太真晚妝

郭興紅

老郭興紅

健紅

洛妃妝

綠珠瓊樓

楊妃沉醉

健白

貂蟬輕醉

飛燕妝

醉玉環

楊妃初浴

軟枝醉楊妃

楊妃一捻紅

蘊秀妝

孟烈紅

碧玉紅妝

花之以地名者八

瑤池春

漢宮春

明堂紅

閨苑仙姿

陝西大白

太和紅

生白堂

繡谷春魁

次品三

玉樓春

益宮仙顏

沉香亭

花之以物名者二十有七

金玉變

花紅縐紗

藕絲霓裳

醉仙桃

金輪

綠衣含珠

出爐金

金玉交輝

紫羅瀾

界破玉

斗金

金不換

斗珠

無瑕玉

琉瓶貫珠

黃絨鋪錦

白舞青猊

白雪錦繡

磚色藍

出水芙蓉

栗玉香

一足馬

千張灰

五色奇玉

海市神珠

錦帳芙蓉

銀紅毬

次品十有一

霞天鳳

蕊珠

軟玉

丹鳳羽

笑雪烏

屑綺

蜀錦

麝脂樓子

花紅剪絨

雪魄蟾精

菱花晚翠

花之以數名者三

第一紅

十七號

十九號

花之以境名者十有二

金烏出海

湖山映日

扶桑曉日

萬疊雲山

碧天秋月

秋水妝白

水月妝

瓊樓玉宇

冰輪乍湧

金精雪浪

寒潭月

一朵紅雲

次品一

雪塔

花之以事名者六

奪錦

泥金捷報

十二連城

綠水紅蓮

朱顏傅粉

祥光罩玉

次品三

奪元

墨魁

縞素妝

花之以品名者八

花聖

萬花一品

天香一品

奪萃

奪萃變

羞花伍

獨勝

天葩奇艷

次品七

花王

花祖

奪艷

姿貌絕倫

羣芳羞

嬌容三變

勝嬌容

以上皆異種其尤異者支家大紅太學生支薇甫手植十葉明霞鮮艷奪目殊非深紫可比
新大紅色亦如之綻蕊結繡。蜷曲下垂。二紅并妍。難第甲乙。一疋馬色紅。有以疋馬易之者。
名遂著。健紅之名。始於土人健字所嗜。向無支紅。則健紅固一時之冠也。御衣黃。俗名老黃。
曉視甚白。午候轉為淺黃。鶯然可愛。綠珠瓊樓。色白。每瓣綠點如珠。雖丹青葉葉為之。無其
巧幻。出罇金娟娟。媚艷並海棠。枝幹亦小。金輪為黃中第一。古之姚黃。恐亦遜此魏紅。如
傅粉美人。錢思公常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謂王。而魏花乃后也。譜云。姚黃出於姚
氏。魏花肉紅色。出於魏相仁溥家。今之魏紅。其遺種歟。焦白明秀。為白中上品。與健雅伯仲。
界破玉。嫩白色。每花片上紅絲一縷印之。磚色藍間帶紅。望若紅衫女子。貯碧紗籠中。十
二連城。白次雅健。五色奇玉。白又次於連城。而花瓣各有紅紫碧綠諸色。絲絡其間。洵云奇
矣。金玉交輝。白花錯以黃鬚。綠衣含珠。紅花綴以翠纓。亦奇玉之亞。古以左紫稱最近。唯紅
白檀場。然支家新紫。嬌膩無俗韻。固宜與大紅新紅名甲海內云。其次者。雖非本州所貴。歲

以售之花。賈好事之家購而得。猶不止。吉光寸羽。崑山片玉。况其尤者乎。雖然。盛夏無時。代謝有數。後日之蕪安知不為今日之雄。則繁英佳卉。泯滅無傳。是花之不幸。又甚於余。余烏能以無述也。時康熙癸亥七月望日。

人蝟

祥符縣三教庵。距城十餘里。僻在荒野。鄰近並無居民。適有武祿王生者。康熙壬戌七月。自遠道訪舊而回。才身無伴。暑渴且甚。暫憩斯庵。庵僧以茶飲之。生遂憊然不能言。但兩目瞪視。形同木偶。隨有一僧。以二寸許針。從左手腕刺入。初覺微痛。漸乃不省。遂解去生衣。斃其頂。復將百針。自腰以上。凡肩背胸膈。悉用密釘。竟成人蝟。乃以柳輿舁之出庵。周行村鎮。口稱佛號。且曰。有能施銀錢者。為拔一針。檀施頗集。旋至城市。觀者如堵。眾中一人。迫視久之。亟呼曰。此我表弟王生也。何以至是。僧即駭走。市人擒僧鳴縣。押取解藥。為生去針。盡迺甦。時蒲圻黃姑雲令祥符。鞠治得實。置僧於法。

孫家庄

扶溝有孫家庄。惟孫姓者居之。性黠而鷙。多行不義。頗贍於財。危樓高臺。構至百楹。周以繚垣。甃甃甚固。佃戶之依以居者。茅舍三十餘家。康熙十三年七月初八日。雨中忽見。在東北

有巨人長十丈許去庄前半里地拔一大柳樹望空旋舞狂風刮地其聲若雷孫姓之屋蕩掃無遺摧壓而斃者九人傍居佃戶完然如故是日孫氏有一甥為巨人掣置別村樓脊見其兩掌如箕風定後居人量所履之跡長五尺八寸吾邑官溪吳聖揆家白晝晦冥有龍自中風入夫矯倏忽破屋而逝椽桷疊棟披以俱飛耕牛三頭攝至雲中而墮聞聖揆為人頗與孫相似故亦致此異時康熙三十二年七月間事也

讐驢

聞賊之黨袁鷹兒屯衆河北亦時時渡河焚劫去陳州二十里州民黃鳴梧之父為其所殺梧年方少日夜思報父仇念衆寡不敵遂單身投賊梧能騎射善琵琶賊愛而容之居賊營七閱月陰求殺父者則鷹兒之弟袁三也鷹兒遣三入陳偵候官兵梧從之因潛至其家約其族黨敢死者八十人乘夜劫賊營縛袁三歸時官兵適至餘賊各散去梧見三佯為不知者曰何驚吾主也急解其縛以好酒食啖之直過其父死日梧怒目持刃前曰袁三爾非去年此日之殺吾父者乎殺人者死請就縛刺其上下衣細束如祭豕狀貯柳筐中陳於父墓前釃酒灌袁耳痛哭祭告畢刺其腹握心肝焚瘞之去梧家三里許有一柳樹其下即殺梧父處梧乃挈袁首挂柳樹乃歸半載後家產一驢其色純黑甚健且良有以十五金易之者

梧愛不與。一日跨驢自州還家。行至前柳樹下。驢忽作人語曰：「我袁三也。我殺爾父。我死宜矣。何刳腹屠腸之酷也。」隨嚙梧左股墮地。自肩至背。啗無完膚。復折其臂。偶歌帽掩項。木至斷喉。得不死。適有枯井。急轉身入之。蒸驢猶望井。跳躍不已。旋舐其井旁血。至盡。里人過其地。見梧。遂昇以歸。瘡治數月。乃愈。梧復欲殺驢。有識者謂曰：「冤冤相報何時了。也不如舍之。梧是其言。命奴牽去鬻於市。獲銀六兩。今梧見存。猶折一肱。」

雲蟲

中州山嶺間有物如蜥蜴。俟天將雨。則羣蟲從石罅緣沿而上。仰口噓氣如珠。青白不一。直上數丈。漸大如甕。須臾合併。散漫滄然。瀾空。遂成密雲。山人稱爲雲蟲。

尸行

穎上舒子將言其鄉人死而未斂。其子出備棺衾之屬。囑所親守之。夜室間然。枕肱注目。忽於燈次見尸踽踽有動意。因大懼起坐。尸亦起。急奔戶外。尸已扁。尸尾其後。繞塔逐之。遂踰牆走。尸抱其足不得出。迨曉。其子返。猶僵立牆下。持所親足愈堅。百計抹治。乃脫。所親已迷。昧無人色。久之始甦。舒曰：「是必天地不正之氣。憑之爲妖。如豕立於齋。石言於晉。當非豕與石能然耳。」

判官薦才

項城王爾固允貞好學能詩以副車貢入太學與余友善自言康熙癸丑之冬遘疾幾殆至明年上元日午僵卧榻上忽見一隸戴白宣帽衣藍布半臂露肘及足乘小赤馬於草堂西北隅冉冉自壁間下揖王而前曰請若官裏去王笑應之曰世豈有秀才仕宦者乎隸曰第去則官可立致當時室中人不聞其應對何語即王亦不知隸為鬼也適其母夫人以茶來呼之乃悟因詰其事闔室悲啼請命王復見隸似憫之者曰若辭以母老子幼多焚楮帛可免此行薄暮盍少飯我湖邊幸勿於家於井於路恐為他神所攫因索紙商定辭職之狀揚鞭破壁而返是夜二更忽前隸見於燈下津津有喜色曰得所請矣手探夾袋中取稟帖一幅示王並無人名其詞則曰稟為薦才事役自掌文案以來已經九十餘載未蒙更換情實可矜今有項城縣生員王允貞年少老成堪掌文案懇乞俯准更換庶寒儒不致淹滯而下役得以超升矣帖尾作行草大字批曰據稟王允貞近方立志從善前此之心豈可問乎文案之掌夫豈細故所稟不准王始自信無恙因問稟我者為誰隸初不答三問之乃曰蓮池東岳廟東廊第一殿判官衣青者是又問汝為誰曰我則土地祠隸也遂去蓮池集在沈項之交廟中果有青衣殿判如隸所言

產龍

寶四者沈丘槐店寶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逼挽期夢黑丈夫頰而髮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哺產一龍蜿蜒踰尺鱗角俱備項間有黃髮如馬鬣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斫除忽飛蟠屋梁因憶前夢姑置養焉不三日長數丈夫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生時熟習日久飼以鷄卵亦能咬也沈丘范令親往其家視之

劉船

康熙初沈丘程家村有劉船者字小舟充縣捕從其年已老夏月雷雨暴至倚門南望遙見雲霧中一人乘馬而至兩腋各挾石鑑將舉礮擊船又一人大呼曰非此劉船也遂去是時沈丘王邦溜南岸別有劉船亦字小舟方於河濱鋤地雷至擊死程村之劉船一足及礮腫如盃旬日而愈

秦大漢

沈丘枳店民秦大漢名光甫狀如金狄絕有力銅陽之門偃而行乃得入鬻所獲林稗於市每擔四十捆通積雨後市有大車陷淖泥中三牛不能出光甫脫牛而以手出之康熙十三年時方用兵親王出鎮荊州有薦於軍前者王賜袍一領製布十二疋尚不掩蹠其足尺有

四寸。植其靴高與食案等。健驢肥馬。莫能勝載。刀矛之屬。不足供其展用。乃騎以橐駝而鑄三十觔鐵鎗與之。始得稱意。然不宜於禦疾之戰。廢歸以病死。

木介

語云。木生介。達官怕。余於康熙乙丑冬杪。將從項城扶親柩南歸。士民故舊相送郊外。時雨雪已霽。地無積素。而樹枝多有凌澤封凝。厚至二三寸。雖晴旭耀射。經旬不化。余指示項人曰。此木介也。必有受其咎者。未幾。睢州湯公。鄆凌王公。相繼徂謝。內而閣學。以及卿貳。外而各省督撫。亦屏黜殆盡。

笋根稚子

西華縣黃灣寨富氏李泰真家。堂前有竹一叢。不甚茂密。二童子戲其間。喧言竹根見三寸小人。往來跳躍。奉真怪而覘之。已沒土內。隨掘土果得一人。眉目口鼻皆具。兩手各分指形。足指拳踖如鳥爪。色極嫩白。康熙乙丑秋日。醫士陳子俊言其事。

自怡編序

康熙十六年。余筮仕陳之項城。迎養兩大人於官舍。先贈君芥菴公。春秋六十有八。性喜讀書。適有崑山徐大司冠所贈資治通鑑在署。每日端坐繡閣。常至夜午。乃就寢。暇則飲酒賦

詩與暮中諸子相唱和。彙成一帙。題為芥菴自怡編。而引其端曰。憶余七齡。先大人教以誦詩。時尚未諳聲律。既而攻舉子業。無庸也。年十七。外父黃利冲先生攜余就浙試。偶得烟樹隨船走漁柳。雜浪聞句於湖中。外父頗領之中。歲以來。累遭外訐。倦於翰墨。事既已。輒欲研露。註離騷。經艾膏。檢較澗水通鑑。為之標舉。建儲綏遠。用賢黜佞。重農田。定賦役。正禮律。興學校。諸大典。編輯成書。付兒誦習。詎意天不假我父母年。相繼見背。益悲不自勝。未暇卒業。會皇朝定鼎。南北未靖。乃悉所有。葬我先人志。決鹿門偕隱。爰命我子從吳南村遊。南村惟擅詩古文名。與相唱和。得秋日雜感若干首。復和其伯氏東里絕粒吟十律。方愧未工。而我子亦竊竊然習壯夫弗為之所為。余投筆。誠曰。爾尚以典常作之師。其母採華墮厥實。誠欲進我子以經緯之策。弗徒繪風鏤月。與庾鮑角勝也。又二十餘載。余詩學益落。而吾子則受知於玉峯徐大司成。三雍追琢。德業稍造。捧檄來令古項。辛酉孟夏。以藍輿迎養。入其邑。觀吾子於治賦興學。寬徭平獄之政。次第修舉。足副余編輯曩志。而見之施行。余心大慰。爰喟然曰。吾向謂作詩者。唯閒衲子與宦遊人爾。汝今於蒞任之暇。撫絃調鶴之餘。始可與言詩也。已。余且優游官閣。復理前業。庶效閒衲之所為。以畢我先人始教之意。因命諸孫日錄署中所咏。題曰芥菴自怡編。康熙辛酉夏五。書於古項子國之聽松軒。其明年九月。先贈君抱疾。十一月棄世。又明年。我母黃孺人亦終於項。寓嗚呼痛哉。余家酷貧。至無以為菽水懼。

勉就祿仕以幾古人致親之義乃天不假年相繼見背余復痛先贈君之所痛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而遽存之難如此為人子者其可不惕心於愛日哉

臘月雷

康熙辛酉十二月十七日項城大雨雪積素盈尺入夜益甚二鼓霹靂陡發雷光照射室內織物畢見轟雷之聲達旦東城王孝廉海曙家龍入其堂爪破牕櫺而去詩稱十月震雷尚曰不甯不令今乃臘月而雷豈瑞雷乎

屋梁三花

陝州慈鐘集何貢士家築堂初成堂之東偏即置貢士卧榻每聞堂有膈膊聲如是數夕晨起視之忽於堂梁之中圻縫生花其色純赤大如紅牡丹鮮艷奪目閱夕其左右復生一花而差小一碧一黃相去各二尺許遠近觀者雲集三花累月乃萎

廷式再見

項城韓雲門名媚聘戚氏女未幾兩目失明戚謂韓郎年少能文必成大器而配以盲女非偶也欲毀婚而終女于家韓之父母將許之雲門毅然不可如禮迎娶以歸戚不得已媵以美婢雲門曰人情見欲則動不若無見以全我居室之好遂遣婢還戚後以壬子拔貢舉於鄉出為教諭挈婦偕行伉儷無間豫人稱其篤行以為宋之劉廷式再見於今

蘇賸卷六

吳江鈕 琇玉樵輯

秦觚

兩大文章

人生大節。首在忠孝。若夫縻之爵祿。不為榮。臨之斧鉞。不為屈。以全其致親之義。以成其不負國之貞。非性分定而學力優者。蓋難言之。皇朝摘華之彥。疊跡蘭臺。捍國之才。蜚英鱗甸。如近日李徵君。陳情辭職。葉方伯。見危致命。忠孝之誠。洋溢楮墨。洵天地間兩大文章也。李徵君。因篤字天生。一字子德。西安富平人。康熙己未。詔海內博學鴻儒。至京師。因為試授翰林院檢討。以母老。上疏辭歸。得允。其詞奏為徵君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願恩歸養事。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敕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旁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薦。薦膺。獲奉俞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從臣。應召赴京。臣自念臣母年逾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頓牀褥。轉側需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覺覺。相依為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呈哀

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概駁回。竊思已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為諉卸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恩詔。背母遠行。必至倚門倚閭。夙病增劇。况哀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遠廻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竝疊之恥。奚償。即臣永為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朝廷。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故事兩宮。越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弘錫類之仁。推之士庶。甯忍了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聞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概指臣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舍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謏陋。而同時薦臣者。皆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斲天倫。無顏以對。皇上。而循骸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為有醜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皇上

至聖至仁。以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壅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之前列。奉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修明史。聞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受 皇上特達之知。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君。俯迫諭母。欲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惟哀祈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心為獨子。與例正符。伏願 皇上特沛恩慈。許臣還歸。扶養其母。叨沐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造。不惟臣母子啣環鏤骨。誓竭畢生。而報國方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知遇務展。涓埃矣。業方伯映榴號蒼巖。松江上海縣人。康熙戊辰。映榴以湖廣糧儲道攝布政司事。適夏逆作亂。先遣僕奉其母出城。由水道還家。乃刺血書表。潛達御前。於藩署大堂。朝服正坐。自刎。其詞奏為臨難瀝血。陳情恭謝天恩事。竊臣一介豎儒。倖中辛丑進士。選擢庶常。叨沐皇上高厚深恩。歷任今職。常以潔己奉公。砥礪夙夜。但愧才具庸虛。寸長莫效。茲於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九日。署理布政司印務。忽於本月二十二日。督標裁兵陳夏包子倡亂。閉

城造反。刦奪撫臣敕印。分兵圍臣衙署。百計脅從。臣幼讀詩書。粗知禮義。雖白刃在前。豈肯喪恥苟生。此時即欲率同妻女。闔門殉節。第念臣母年已七十六矣。隨臣任所。長子監生葉敷文。又遠在原籍。其餘二子。年未成童。覺覺孤養。死將安歸。臣心不忍。因遣妻女奉臣母於水溝道。出潛逃。臣此時微服匿影。或可倖免。以圖後效。伏念臣守土之官也。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義所當然。謹將糧道衙門。及布政司道號印五顆。封付家人葉善林。囑向所過衙門。呈繳具題。復謹繕謝恩一疏。囑付家人葉升等。俟臣盡節之後。奔赴京師。詣通政司衙門。賫投。臣謹於本月二十六日。朝服向闕。九叩謝恩。畢。隨升衙門。罵賊。以佩刀自刎。勉盡一死。以報國恩。但恨事起倉卒。既不能先事綢繆。默消反側。復不能臨期捍固。獨守孤城。上辜三十載之皇朝。下負七旬餘之老母。君親兩負。死有餘愧。伏惟我皇上廟算如神。兵威丕振。么麼小醜。指日掃滅。但臣不能忍死須臾。以覩蕩定。惟有生生世世。啣結無盡而已。上覽奏。惻然。褒卹有加。嗚呼。世有視終南為捷徑。而絕裾不顧。藉檻車為福堂。而係頸自甘者。彼何人哉。讀二公之文。亦可以少愧矣。

蔣山傭

顧亭林先生奕武行奇學博。負海內重名。玉峯三徐先生。皆其宅相也。有答監修徐學士書。

以龍門雄健之筆。間作麗詞。以商山沈隱之年。深言時事。覽其遺編。別為一格。豈誼切涓陽。不覺語之工。而思之迫歟。書曰。幼時侍先祖。自十三四歲。讀完資治通鑑。後即示之以邸報。泰昌以來。頗窺崖略。然憂患之餘。重以老髦。不諳此事。已二十年。都不記憶。而所藏史錄。奏狀一二十本。悉為亡友借觀。中郎被收。琴書俱盡。承吾甥來。劉惓惓。勉以一代文獻。豈非生平至願。恐衰朽未足副此。然既過周情。兼叨下問。觀書柱史。不為無緣。正未知絳人甲子。知子雲師。可備趙孟叔孫之對否耳。夫史書之作。鑒往所以訓今。憶昔庚辰辛巳之間。國步阽危。方州瓦解。而老臣碩彥。品節矯然。下多折檻之陳。上有轉圜之聽。思賈誼之言。每聞於諭旨。烹弘羊之論。屢見於封章。道風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弔。大命忽焉。山嶽崩頽。江河日下。三風不警。六逆彌臻。以今所覩。國維人表。視崇禎之代。十不得其二三。而民窮財盡。又倍蓰而無算矣。身當吏局。因事納規。造膝之謀。沃心之告。有急於編摩。固不待汗簡奏功。然後為千秋金鑑之獻也。關輔荒涼。非復十年以前風景。而雞肋蠶叢。尚煩武略。飛芻輓粟。豈顧民生。至有六旬老婦。七歲孤兒。挈木八斗。赴營千里。於是強者鹿銜。弱者雉經。闔門而聚哭。投河併村。則張旗抗令。此一方之隱憂。而廟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齡。客居斯土。飲濯餐霞。足怡貞性。登巖俯澗。將卜幽棲。恐鶴唳之重驚。即魚潛之匪樂。是以忘其出位。

貢此狂言。請賦祈招之詩。以代麥秋之祝。不忘百姓。敢自托於魯儒。維此哲人。庶興哀於周雅。當事君子。倘亦有聞。而太息者乎。東土饑荒。願傳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輿議。涉青雲以遠遊。駕四牡而靡騁。所望隨示以音。聞不悉。先生在南時。號將山傭。中年以後。跡絕故鄉。遍遊燕齊秦晉間。以終。常言生平最憎者舟輿。而收梁跨衛。乃此身安處也。其持論崎嶇。往往類此。

秦將禮客

張靖逆侯趙勇略將軍。皆秦人。熱望相埒。而氣度各殊。靖逆駐軍甘州。客有往謁者。所次旅舍。必細詢姓名。註簿送驛。每日飛騎入報。比至州城。候吏前迎曰。某非從某地來者乎。隨導入館舍。飲饌供帳。莫不腆備。客入見多在宅內書堂。麗僮八人。肩輿戴靖逆而出。辭以足疾不拜。捧手延坐。寡於詞對。然譙幣稠疊。雖疎交必飲意。而逸勇略功懋性剛。其入成都時。浙人王某。葉偽職來歸。勇略知其夙負文望。置幕下。掌書記。凡削稿進覽。必候其升坐。面無忤色。始從屏後轉出。逡巡捧紙置案。肅然退立。勇略小不當意。遽拂紙於地。亦不言。應有點竄處。王蒲伏取藏袖中。仍從屏後嘿歸館。易稿再呈。率以為常。故士人每憚從之。平滇後。家居。身被寬袖直領之衣。首冠黑絨帽。以帕圍額。雖王公至。不為改服。唯故舊寒素。款門求謁。

則禮接有加。是知風塵延攬。即功蓋天下者。未常不留意也。

榭葉集

李雪木名柏。武功人。關中三李。中南山人。李子德因薦。二曲山人。李中孚。顯與雪木也。雪木所著榭葉集。冷艷峭刻。如其為人。閱耕者云。農無穀。不農則肉。農無服。不農則穀。農蔽惡木。不農則渠渠。夏屋。有古謠遺響。雁字絕句云。紙有長空硯有山。毫端蘸雨拂雲間。年年絕筆。衡峰下。刺得南天萬里閒。咏雁字多矣。無似其落想空妙者。鳳泉別墅云。斗室無塵小徑幽。柴扉晝夜掩寒流。日沉澗底魚窺鏡。月上松梢鶴踏鈞。才弱羞陳三禮賦。家貧難買五湖舟。唯將碧眼酬黃卷。莫待青山嘆白頭。亦皮陸佳篇。

杜曲精舍

李雪木本武功人。後遷郿縣。余同年友宋澄溪。以商南令調住省城。聞雪木名。禮致之。不可得。因捐二百金買田一區。屋數楹於杜曲。迎而居之。雪木既移家杜曲。以書復宋曰。自到杜曲。神隱壺天者數晨夕矣。五陵固多勝槩。而杜曲為最。所買精舍。又在山水會聚處。昔司馬溫公富。鄭公與康節。營安樂窩。一二宰相協力為之。乃在雒陽繁華之地。或少閒曠幽靜之致。此則林壑環廬。有閒致。郊坰散步。有曠致。老圃老農。衣冠古穆。有靜致。鷗鷺飛於水田。麋

鹿遊於苔徑有幽致春則紅桃萬樹冬則白雪千峯夏則月絲曳柳半入青天秋則霜葉醉峯忽成丹嶂加以魚鳥之會心煙霞之娛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鸚谷鳳原豈足方此老李生坐卧於中可以讀書可以樂道可以養老可以足衣食而長子孫唯有偕耘鋤之婦梨棗之兒共戴高誼耳雪木孤介絕俗非澄溪誠於禮賢未易即致存此書以見緇衣之好槃澗之安兩得之也

一康

郇陽康乃心字孟謀為邑諸生有文譽尤工於詩康熙乙丑王少司農士禎奉祀祭告西嶽徧訪名勝偶遊薦福寺見乃心題壁數絕句嘉歎久之曰關中三李不如一康錄其弔秦莊襄王墓二首而去康舉大樞其明年學使者貢其名於太學斐英馳藻望重三雍己卯歸試秦省以第五獲雋觀乎晏元獻之於王琪楊鐵崖之於袁凱以今準昔事有同符蓋具天下才者未有不愛天下之才者也

石經

余既購西安石經全本而未詳書者姓名及刊立始末走書頓陽詢李子德內翰李遣其嗣子叔青往蓋屋從趙子函家抄示云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於太學講堂此初刻也蔡

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訓韓詵太史令單鳳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蝌蚪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此三刻也魏世神龜元年以王彌劉耀入洛石經殘缺崔光之請補之此四刻也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李林甫之請此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利縷建石讐并準漢故事太和七年敕唐言度復定石經字體於國子監立石九經並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六刻也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做歐虞法知其唐人書無疑禮記首月令以尊明皇諱純字以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敕定而成於開成時者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用尹玉翁請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明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於碑旁以便摹補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而法猶不離歐虞恐非晚近所及唯王堯惠等補字大為紕繆今華下東生文房家有乙卯以前搨本庶幾稱善焉趙子函名岫啟禎間孝廉蓋屋人所著有石墨鐫華按光和在熹平後錢牧齋註杜亦云刻立石經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

光和也今分初再刻似誤。

景龍觀鐘銘

西安府學宮唐宋之碑林立俗稱碑洞長安縣有景龍觀鐘銘為唐睿宗書因去洞遠而搨者必塞其內空緣梯而上乃可椎刷故罕傳於世然文體間雅書法道媚極可愛也文曰原夫一氣凝真含紫虛而構極三清韞秘控碧落而崇因雖大道無為濟物歸於善貸而妙門有教滅咎在於希聲景龍觀者中宗孝和皇帝之所造也曾城寫簡閨苑圖形但名在壽林而韻停霜虛朕翹情八素締想九玄命彼鼓延鑄斯無射考虞倅之懿法得晉曠之宏規廣召鯨工遠徵鳧匠耶溪集寶麗壑收珍盤風雨之長節昏明之候飛廉扇炭屏翳營鐘翥鶴呈姿蹲熊發狀角而不振侈而克揚庶其曉散靈音鎮入鸛鸞之殿夕騰仙韻恒流鷓鴣之聞聾俗聽而咸痊迷方聞而永悟洪鈞式啟寶字攸鑄其銘曰紫宸御曆青元樹因傾巖集寶竭府收珍杜夔律應張永規陳形包九乳儀超萬鈞上資七廟旁延兆人風嚴韻急霜重音新自茲千歲從今億春懸玉京而薦福侶銅史而司晨其後效為景雲二年太歲辛亥金九月癸酉金朔一十五日丁亥土鑄成

漢曹全碑。出於郟陽之莘里村。明萬曆中得之。其石完好。止缺一因字。無書撰人姓名。俗謂蔡中郎者。以其文格似漢。又為八分體也。碑陰有市掾曹史督郵喬夫三老將軍令史門下祭酒諸人。醵錢鑿石。蓋亦去思道製。

兔

曲禮兔曰明視。陸佃曰。兔吐也。明月之精。視月而生。故曰明視。王允論衡。兔舐雄毫而孕。及生子。從口中出。余見蒲城原子兔。說以為兔之雌雄。其尊尾無異他獸。每月一孕。子生則以土培之。而壅其穴。出入必然。或竊啟其戶。子輒不成。蓋古所謂視月者。視月之候而孕。又謂吐生者。得土而生。土訛為吐也。

七月天

淮上金道洲人。望初任粵西馬平。余初任河南項城。丁艱。服闋。皆補秩關中。余至白水。一載道洲乃令長武。夙好既諧。偏隅相望。因走役候之。其復書云。才到鷄觚。剛剛一月。欣傳鯉素。耿耿生平。感舊雨之彌新。捧新詩之溯舊。鴻賓雁旅。曾經十換。星霜。蟲臂鼠肝。不啻重逢。笑語沾青衫。而欲溼。是誠何心。指白水以為盟。恭惟執事。身自君袍。方綠。予服猶緇。佯羨馬上之鞭。中多羈縻。私挾懷中之錦。會有逢迎。詎料儀不下秦。總由旁竇。瑜何生亮。都付荒唐。思

甚我之有人。遂易名而去國。斯時也。江邊舴舺尚插征旗。嶺上烽烟渾如毒霧。艱虞萬里。既地老而天荒。荏苒三年。徒風悲而日慘。兼之攜來僮僕。半葬於懊惱澤邊。責去琴書。行吟於汨羅江畔。辱藩侯之招簡。今楚南方伯問生涯原是之無竊。駢語以飛翰。操丹鉛何工四六。節傭書之辛苦。一歲累有千金。填在任之通亡。百劫幸留殘喘。謂斯人之不死。絕意希榮。念垂白之高堂。奉甘唯祿。爰束帶而重贍。三殿又極。巍我閭闔之觀。下除書而分列五方。補止五人分五省偏處蕭瑟閒關之地。潘輿未遂。毛檄遍征。一至於斯。亡無日矣。顧長武者。割分國之一隅。當邊陲之三面。驛騷而罷於奔命。歲險而苦於頻仍。地大如丸。封函者此物。居凹唯穴。營窟者何嫌。更且賦逋萬千。民皆鳩鵠。授受類玄黃之戰。前者已傷。颺雷若神鬼之驚。後來尤酷。不受則明明民。欠難逃捐擲之條。受之則纍纍幣資。立蹈考成之罰。昔僅憂生於瘡癘。今則坐敗於催科。望之未解者一也。憶彼炎疆十二城。哀然居首。俯茲馮翊三十長。瞻之在前。豈難口之福難消。畢竟因差果錯。迺牛後之羞。旋至大似谷震鐘鳴。望之未解者二也。願有請焉。大可怪者。羅池樹聳。柑閱臘而仍丹。南服陽生。花未春而盡紫。蠻女擎荷包鮎。冰無迨泮之時。尚客擷茗。裹鹽地有不死之草。夫何三冬衣葛。未聞范叔啼寒。頓易五月披裘。應被嚴陵叫屈。天心如此。生意可知。望之未解者三也。若就服食居處而言。以及風土人情之變。真堪

發人一嘆。笑我長貧者矣。偕兄入洛。老米三餐。迨弟居尼。豆茅兩頓。記與君京邸有老米三

下猶然也庭前朱荔。偏開歲而方苞。江上秋風。鳥名立秋十日小魚出水龍飛子有句云狀

家風也不論時則。甫踰時而不見。今者一望周原。百年幽地。市無兼味。官厨以剪韭為豐。圖乏嘉蔬。土

人以烹葵為誕。將使公劉囊底。餒即稱珍。無令釜中。塵仍是寶。嗟乎噫嘻。來日大長。居者不

易。沉沉夜柝。如迷鐵樹。清淒種種。顛毛怕聽。銅甕裂。謂鮑明遠。擅蒼涼之調。我則何人。奉

張燕公富制誥之才。卿其雅匹。胡為淹滯尚爾。卑棲。謬荷長懷。仰叨高誼。走七百里之使者。

慰十八年之故人。翻笑成悲。情所必至。銘感入骨。口總難宣。本同學之少年。竟一官而老大。

聖明在上。望吾兄於掖梧臺柏之間。局踏難容。當論我於塞柳關榆之下。道洲才調風流。即

此書已見一斑。其抵長武也。題一聯於堂柱曰。家臨漂母千金地。人到邠風七月天。未幾以

米畫

蒲城米侍御襄。家藏南宮真蹟。許魯齋方正學兩先生各有題咏。非易見之寶也。許云。樹色
模糊。薛逕平。人家只隔水。冷冷白雲不解龍。從出遠却峰嵐一半青。方云海嶽庵前覓舊踪。
蒼茫雲樹隱南宮。別來幾點青山影。付與寒鷗一逐風。

慈淨

山左邢子愿之妹名慈淨。嫁於馬氏。善畫觀音像。其書法亦有子愿風格。來禽館帖所稱。比日賢妹。將佳兒佳婦抵舍中。後樓一帶。巖密深靚可居。弛裝欣堂者。所謂慈淨也。邵陽康子孟謀為余言之。

筠湄幽婚

宜君楊筠湄素緼。締婚中部劉氏。未娶而劉歿。筠湄年方弱冠。書齋夜讀。有垂髫女子。碧襦紅裳。含笑款戶。曰妾即君之婦劉氏也。良偶未諧。早歸泉壤。然誼托絲蘿。理無幽顯。故不憚遠叩書幃。以成委身之願。筠湄性本清狂。遽近擁之。念禍繼縈。貞體宛然。自此及夕。即來踰歲。乃絕將離之辰。掩泣流連曰。君福位遠大。尚期勗之。筠湄因詢以科名爵祿之事。遂口占四語云中舉中進士。做官做御史。督學在山西。巡撫江南止。其後一一皆驗。果由安慶中丞遷楚而卒。

粟兒

磬玉之山有麗人焉。姓宋。小字粟兒。生而清眸纖指。竟體柔豔。同閨絕愛憐之。皆曰宋家粟。其宋家玉乎。隴西刺史典其州。心閒政裕。工於子墨。州之鄉老。以粟名上刺史者。為侍硯青。

衣刺史雅善鼓琴。退食之暇，每於月亭松閣，興至揮絃。粟輒攜小狻猊以從，拂石几，爇名香。終奏氤氳，肅立無倦容。以是闢扉而入，放衙而歸。粟唇恒沾墨，潘屬蘭餘芬，拂拂出袪袖間。見者無不嘆刺史風流，亦羨侍者之若仙矣。歲在甲戌，粟年二八，而羸奉刺史教，令日久。詞解彌雋，從刺史至長安，館於蕭寺。適有清河公子，號天下才，亦客秦，與刺史之居相望。刺史熟公子名，肩輿往謁。公子豐軀岳峙，雄辨泉流，豪邁英悍之色，驚照四座。粟立刺史後，數目公子。公子亦竊見粟，忽若神移者。刺史微覘之，歸問粟曰：汝有所眷於公子乎？公子年少而才，負天下重望，汝能從之遊，則棲托之佳，無踰於此。粟再拜，嘿無一言。乃遣粟至公子所，時維夏五之杪，雨霽涼生，新月半窗，清簟如水。公子孤坐引酌，惘焉有思。粟適至，遽起歡迎，報所飲酒飲之，而曰：仙乎仙乎！其羽衣之墜空霄乎？其蓮花之湧淨土乎？今夕何夕，我無以喻我懷也。粟性不勝勺，捧卮徐進三醕，以後雙鬘潮紅，前啟公子曰：兒家刺史賢聲溢於關中，貂轂珠履，日集其門，以兒視之，率麟桓耳。繡虎英雄，今乃得公，辭彼嚴霜，就爾薰風，兒不自知，魄化心融，言未已，悄乎變容，淚繩繩下，哽咽不能成音。公子亟以文帶承其媚睫，浴以沉水，相以輕綃，吹芳語，綢擁之忘曙，居久之，漸及昵狎，因戲謂粟曰：嚴霜之云，汝固畏刺史者耶？曰：刺史有父母之尊，云何不畏公子？曰：我異日建綬入境，面城南臨，儼然刺史也，能勿畏

耶。粟笑攘皓腕微拂公子頤曰。尋春較晚惆悵芳時。想且不免違言畏乎。公子感其意。隨命丹青善手。為圖小像。以誌弗謏。粟曰。兒對鏡自看。差亦無恨。唯寫眉時少損其黛。則芙蓉遠山。千秋於馬。卿之側。竊所願耳。公子長揖。向粟曰。某所不如教。而抱影南歸。珍為夜光。以終此生者。有如日。當刺史過公子時。公子方袒跣灑翰。雲烟歷落。頃刻盡數紙。付乞書者去。然後擊袴踞榻。拱客就坐。相對啜茗。劇談上下今古。袞袞不少休意。氣閒放。旁若無人。而一遇婉變。其傾倒纏繞如此。然刺史益心重公子曰。此情賢也。我當終成之。既而曰。嗟乎。物莫不各有遇也。龍潛於嶽。掘之則雲雷之氣升。鶴蘊於石。剖之則忠孝之章出。非皆清河已事哉。窮巷幽姿。奚獨不然。世有誦於知屯於合。思友白鳥。而容青蠅者。觀於粟可以慰矣。刺史嗣奉府符。倉卒治裝還州。瀕行回顧粟曰。善事公子。太息登輿而去。

牧化

山東平原縣。離城三十里有楊姓者。年二十許。牧羊山陂。偶暝坐石上。久而不起。羣牧呼之。亦不應。迫視之。但見其口烟出如縷。俄有青燭從喉間吞吐不已。閱二時。燭乃熄。而體殼挺然。蓋已逝矣。村民遠近奔駭。以為是子得道。焚香羅拜。白水方尉元貞。曾目覩其事。

空中黃織

余內兄畢西臨自滇南歸。偶來粟署。為余言康熙二十七年春夏之交。去雲南省城四十里。西南有山。每遇天晴之午。輒有黃色寶蓋從山頂漸起。漸高聳入天半。燦曜飛揚。徐徐而下。仍復軒舉。薄暮黃色始淡。至暝乃沒。如是者兩月餘。山麓舊有龍王廟。方伯遣府佐致祭。究不知其何異也。

對羊

羅次縣山素無野豎。登牧忽見羣羊數百。徧散嶺谷。齧者奔者卧者奮者。各自成對。不紊匹耦。縣人異之。上山競觀。萋草蒼然。一無所覩。未幾遂有吳逆之亂。

崆峒鶴

天下崆峒山五。其在秦地者。慶陽平涼之間。相傳為黃帝問道處。山之絕頂有洞。每天日晴霽。則玄鶴一雙。從洞中盤旋而下。翅大如車輪。石壁古文刻云。此鶴為堯時甲申載。始見順治四年。復見二雛。今是山遂有四鶴。

樹蜜

爾雅翼。北方地燥。蜂多在土中。南方地濕。蜂多在木中。故多木蜜。杜工部入喬口詩云。樹蜜。蚤蜂亂江泥。輕燕斜錢箋。引古今注。枳椇子一名樹蜜。証之按枳椇子。秦中呼為拐棗。其實

拳曲如老人杖核在肉外味甘與棗同余官白水曾有以此果相餉者初無關於早蜂也况蜂以釀蜜遠樹而喧則見其亂燕以臨江啣泥而舞則見其斜正寫水國春華之景又何必強援以為奧博耶。

水鴉兒

關內呼黃鶯為水鴉兒旱乾累月氣如焚柴忽樹頭睨睨數聲則滂沱立至故獲此名夫一鶯也春轉上林則巧同歌鳳雨占下里則拙並啼鴉可知物無定名亦在所遇之時與所值之地耳。

乳奩

扶風縣田者偶見河岸土崩鑿之得一銅器狀如盂高八寸圍徑六寸乳周其體硃斑爛中有古文莫能辨識田者索以入城醫師席姓出千錢易之徧詢博古家曰此殷之乳奩也古文為祖丁二字席乃珍焉合肥許四山孫荃視學西秦席以奩獻因錄其子於邑贊

早草

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謂蒼劉伯溫早春詞喜見兒童相報牆邊薺菜先生是也歲欲早早草先生早草謂疾藜康熙壬申西安大饑余自彭衙攝事奉先散賑東鄉有以疾藜子獻者

余却之曰。豈有斗米千錢之時。而受人餽遺者乎。獻者曰。野無青草。唯此則不濡而繁。敢以代芹。余因默然。得句云。野獻蒺藜為旱草。澤鳴鴻雁是哀禽。

天雨蟲

害稼之蟲。蝥蛛螟特。生必以漸。故可穰可捕也。庚午八月七日。忽有小黑蟲。長寸餘。從空而墜。轉瞬間。蔽地盈林。穿牕登几。幾欲無隙。蠕蠕之狀。惡不可耐。如是兩日。倏然不見。西延近邑。河東蒲汾皆然。頗蓄秋穀。此異亦史傳所未聞者。

神僧

蒲城羅秀才。家貧授徒館於邑之東。偏暇日。緩步池上。天正晴朗。聞樹杪颯颯聲。風雷驟作。羅生闔戶少息。出遇一僧。鬚披髮覆被。肩布衲芒鞋。貌甚奇古。生揖之曰。師從何來。耶僧笑而不答。因邀至書館。授以一餐。僧曰。明日幸俟我於東嶽神祠。當設筵相酬也。如期而赴。良久僧至。祠內空無一物。時已昏黃。僧乃於袖出圓紙。吹上屋梁。忽成皎月光彩。煜煜四照。向祠東壁。以手指畫門。雙扇門豁然開。長鬚平頭者數人。從壁門出。布席設坐。錦屏繡褥。海錯山珍。靡不備具。酒既再行。僧曰。寂寂無以娛賓。可命妓之能歌舞者來。俄見十六麗姝。亦出自壁門。纖謳乍發。雅樂雜鳴。既而成呈。妙技或凌屐緣屏。或反腰貼地。或雪飛雙劍。或

星走三九羅本寒素士觀之目眩神駭逡巡求退僧舉袖一揮妓僕器物俱隱入壁梁月隨人移照嶽祠外聽巖樓鼓聲已三晨矣羅向僧拜曰我師固天上人也不謂屢逢遺茲神異我將從師為汗漫遊師許之乎僧曰子有窮相而無仙骨未易言此羅哀祈再四仍於袖出一小木龍令羅乘之鱗角飛動倏長數丈千林萬壑瞬息而過狂濤怪浪湖海盈耳羅震悚欲墜僧已在前途呼曰可下矣下則一海島茅庵也翠峰插漢孤燈熒然僧曰君且止此我往覓杯茗為君解醒庵外白額虎跳躍而來張口向羅僧至叱去羅生悽怖欲絕涕泣求歸僧曰我固知君之不能從我遊也然君常飯我有薄物奉君為壺餐之報因傾小瓶藥丸如豆斷庭前細竹數寸贈羅謂曰君歸後殷邦十五鬼井奇禳用此乃免耳羅祇受假寐少頃開目依然身在嶽祠門外殘漏未終天甫向曉悵惘步回書館竹枝丸藥猶在掌中投置敝篋不復省視閱三載果遇奇旱羅益貧困取僧所贈藥偶向門屈成磨之藥化火發屈成鎔為黃金重二兩許又以細竹枝劃地成園輒得胡餅一枚啖至三枚再劃則不成矣日以為常以此不致困乏次年穀稔遂失竹枝所在殷邦蓋謂嘉靖十五即七八兩年而鬼井乃秦之分野也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為縣隸性嗜酒一日持檄下鄉中途醉卧夜半乃醒時朗月如晝見古槐樹間有年少書生烏巾絨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踉蹌而前遽向生手奪取吞嚙生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即至其所旋有點者雇曼入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眾咸謂其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怒家重賂曼徑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垂現立命筆斃曼埋踰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蓋書生取珠為之

白巾

葉石林避暑錄話謂李思訓畫明皇幸蜀圖嘗見其摹本方廣不滿二尺而山川雲物車馬人畜草木禽鳥無一不具嶺谷間民皆冠白巾以蜀人為諸葛孔明服山居深遠者後遂不除余在關中時其民人依制宜戴纓笠而皆冠白巾雖遇吉筵亦不易大抵雍梁之俗自古然也

金蝦蟆

杜工部靈湫詩曰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按蒲湘錄唐高宗患頭風宮人穿地置藥罏忽

有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奏之。帝頗驚異。命放苑池。拾遺所咏是當年實事。乃錢虞山箋注。援酉陽雜俎所載。月光屬林。尋化金背蟆蟆事。以為月者陰精。后妃之象。托喻貴妃之暱祿山。似近附會。

飛浮石

飛浮山在黃河中。出沒不時。峰巒下垂。上平如几。山勢可三四里許。近河好事者。或棹舟鼓取其石為玩。石竅皆空。能吸水倒升。順治丁酉歲。出浮河面。不久而沒。非常見也。史又作飛服山。

乩書

陝西糧鹽道祖公允圖。事乩仙甚謹。康熙丙子科。祖襄典試出闈。偶詢他事。乩忽書云。我乃延安府清澗縣受冤人李奉河也。問何以至此。又書我隨仇生入場。汚其卷而出。祖公潛訪其實。為之雪寃。適被召入京。未果。夫一鄉舉。何關榮辱。而行一不義。至為怨鬼所阻。既奪其名。復暴其過。不大可畏乎。

高宮詹

中南山人。常言高宮詹。生有異質。身御盛服。雖時當酷暑。曾無點汗。便遺之事。終日不行。以是出入禁闈。從容中禮。凡侍從諸臣。俱莫能及。

脈膳卷七

吳江鈕 琇玉樵輯

粵脈上

五瘴

宋景祐初。龍圖梅公摯。以殿中丞出知昭州。著有瘴說。鐫之崖石。曰。仕有五瘴。急征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昏晨醉宴。弛廢王事。此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盛棟姬妾。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瘴也。有一於此。民怨神怒。安者必病。病者必殞。雖在轂下。亦不可免。何但遠方而已。仕者或不自知。乃歸咎於土瘴。不亦謬乎。夫梅公所指五瘴。切中仕者膏肓。苟其知而反之。非止却疾。亦以延生。則真瘴瘴之良方也。余仕粵載餘。五者幸無一犯。身泰心閒。極於平善。然。是說也。中土之人。既遠。不獲聞。而仕茲土者。又或非所樂聞。誰復捫石剝苔。以傳於世。己卯秋。潘太史稼堂。從西粵來。以搨本見示。予亟錄之。不敢自秘。用以公諸仕於瘴土者。

仆木自起

高明縣治東南六七里有村曰禾倉頭。陂塘屈曲叢灌。陰翳海王廟側。鶴木一株。大可合抱。俯蔭潭水。康熙丙子五月。為颶風所拔。村人剪截其枝而薪之。其本則枯仆水中。已三年矣。

己卯五月初十日。忽自起立。於本上復生新枝。其葉排比。尖長。蒼翠。偏反。殆如鶴羽。離襪。勢將飛翥也。合邑驚相傳告。以為余蒞茲土。致有此瑞。欲以上聞。余曰。此天地國家之禎祥。余何有焉。眾議乃息。是村又有龍眼樹。而荔枝實者。已二十年。皆可異也。

六貞女墓

順德縣陳村。土沃人稠。李氏之族尤盛。皆夾水而居。丙辰春。偽馬雄從廣州竊據新會。有武進士伍皇多者。村中大猾也。首先納款。為雄徵餉於鄉。倚勢作威。唯意所欲。李氏六女。窺伍強暴日甚。懼必不免。潛以酒相酌。期於子夜潮生。盡命一夕。俱赴水死了。無知者。詰旦。失女家傳告驚愕。迨於潮落。女屍見焉。紅羅連臂。明粧儼然。其家合葬於龜山之陰。當事者立石表之。曰六貞女墓。過客多有題詠。而陳元孝乘鸞。合上三珠樹。化雪應為六出花之句。最稱工妙。

啖石丐

廣州市上有丐者。年二十餘。貌極尪羸。而腹大如瓠。每晨出。則行且呼曰。收買瓦石磁器。羣豎聞聲。即走隨其後。好事者與以銀錢少許。拾塊石片瓦命之食。即納口咀嚼。無異藕蔗。東莞紅米石。其所最甘也。唯與以磁器。必索重賞。而後食。瞪目伸頸。微有哽咽。難下之狀。暮棲

三界神廟。天暑必浴於廟前之江。如瓠之腹。浮水不瀾。羣豎噪而聚觀焉。

焚旗

兩廣總督轄門兩旗竿。東西省各主其一。康熙甲寅二月。白晝飛火。忽焚其右。焦灼過半。晉卜史曰。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是年孫延齡叛。竊據桂林。攻之屢挫。蓋亦凶兆之先見者歟。

天涯亭

番禺黎方潞字台引。甲午省試。謁文昌於桂香宮而占焉。得蕭然流落在天涯之句。意甚快。悒及榜發。有名。竊謂神語無驗。比下第歸。道經山東。行李悉為賊掠。蕭然一身。又十餘年。得廉州府欽州學正。入境仰首。忽見天涯亭。暗憶前占。始信數皆預定。而中心益懷隱憂。未幾尚藩謀叛。以從逆。失職。流落而終。

雪遘

浙江海甯縣。查孝廉字伊璜。才華豐豔。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玩。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啣枚。敝衣枵腹。而無餓寒之色。人皆稱為鐵丐者。是

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熾炭發醕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醕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卧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被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為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為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遊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為污不謂獲遇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屣屨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為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廬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買

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
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眾據土。弄兵潢池。方今九五當陽。天旅南下。正蒸庶徯蘇之會。豪傑
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劄。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
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著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
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污賤終。一遇查
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
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
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蕭鼓。由
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貽。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
二十里。吳躬自出迎。八騎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既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
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臨。糜丐之身。未足酬德。居一載。軍事旁午。凡
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
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茗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
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

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為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囊中裝。買美製十
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譙。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豔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
律。親為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為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
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緇雲。閱旬往視。忽
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蛾老去。林荒池
涸。而英石峯歸然尚存。

百歲觀場

順德人黃章。年近四旬。寄籍新甯。為博士弟子。六十餘歲。試優補廩。八十三歲。貢名太學。康
熙己卯。入闈秋試。大書百歲觀場四字於燈。令其曾孫前導。同學之士。有異而問之者。曰。我
今年九十九。非得意時也。俟一百二歲。乃獲雋耳。督撫兩臺。召見授餐。其飲啖俱過常人。各
贈金幣遣之。

逍遙居士

番禺隱士蒲衣子王隼。生而善病。癯體鶴立。結涼廬於西山之麓。者二十年。夫人潘氏。通史
漢諸書。樂貧偕隱。字之曰孟齋。有女瑤湘。能詩。擇塔得故人子李孝先。遂妻之。蒲衣子性嗜

音常自度曲。孝先倚而和之。瑤湘吹洞簫以赴節。雨闌更靜。則聲發涼廬中。聽者有月笙雲
璈之想。未幾孝先卒。瑤湘怡然矢節。自稱道。遷居士蒲衣。為刻道遙樓。詩梁太史藥亭寄示
瑤湘書云。聞瑤湘讀書。余甚喜。余與汝祖若翁交。凡兩世矣。視汝一如己子。故甚望於汝之
成也。余有女龍端。少女一歲。頗聰慧。余授以詩。上口即能背誦。而余性懶。不能常授。以此龍
端之學不及汝。聞汝近讀漆園南華。南華之文章善幻。而其言道也必遯乎未始有道。其言
物也必主乎齊齊。而列以不齊之狀。總歸於化。善讀南華者當知之。又讀禮經禮經。漢白虎
諸儒之所著也。二戴大小夏侯各師其傳。然不越天下國家。朝會讌饗。嘉勞贈答。儀文緝節。
至言閨門。則禮之節蓋謹矣。更讀離騷。楚臣屈原。不得於君。發為奇文。香草美人。芳蘭君子。
三湘九疑之間。左倚桂旗。右攬揭車。汝誦之。倘亦有恍焉如見者乎。余何時得來汝。父西山
見汝於涼廬。使汝將所讀書各誦一遍。俾我冷然稱善也。觀太史書。精深雅麗。其寄亦當在
瑤湘未字孝先時。瑤湘非奇女子。何以得此於藥亭哉。

花乳糖

食物生於樹。亦有成於樹者。桃麪柳酒而外。又有糖。占城國東埔寨及東洋諸處樹名丹
糖。其本在草木之間。微有疎節。幹似檳榔葉似蒲葵。三四月間。白花生於葉底。異穗同莖。香

存疊疊揉其莖則白乳淋漓而出繫筒盛之取熬成糖較蔗霜更為甘瑩然必成於花時猶婦人之育而始乳焉。

不昧堂

長壽寺僧寄童真入道精純一職中歲忽示微疾白其師石濂曰其二十年後再來助和尚重興飛來舊刹乞塔全身於此石濂許諾泊然而逝閱辛酉到甲戌之間五洪潦侵龕意將荼毘見夢於和尚以法體不壞為言合山禪眾夢亦如是啟龕而觀莊容儼若乃於長壽西偏建不昧堂迎供肉身余於戊寅八月至堂瞻禮猶見其修髯皓齒結趺冥坐無異定中僧也

粵社以榕

學者目覽羣籍而足未履方州不特見聞之隘即四子書亦未得其解也如伯牛有疾章紫陽小註曲為之說殊不知鄒魯之家土牀俱在南牖下伯牛臥床夫子從牖外執其手而嘆耳南方橋梁之以木成者數十歲而一易北方則一歲一易孟子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蓋冬月潦盡然後徒杠輿梁可成春水大至則撤其材而藏之榮馬褰裳各因深淺而涉苟非踰晉越秦豈識厲揭之章哉余補官東粵其土之宜木唯榕最高大而壽郊廬

鄉遂無不有社。社皆依榕而立。始知夏氏殷人之以松以柏亦猶粵之以榕也。朱竹垞曰：北方之人四體不動，南方之人五穀不分。顧亭林曰：北方之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南方之人羣居終日好行小慧，難矣哉！此皆周行南北熟悉其人情土風乃有是語。

巡檢附魂

河源縣藍口司巡檢王學貢，浙江山陰人。康熙戊寅十一月卒於司署，有女長而未字，以哭父成疾，踰月亦歿。就木之頃，忽蹶然起坐，俯視其體曰：我固王巡司也，何以作婦人裝？遂亟解其足紉投於地，復命左右雞髮留辮，索戴纓笠披袍曳履，若患狂譫者。內外胥僕無不愕駭。良久漸已豁悟，乃呼其子宗昌來前言我陽曆未終，幸避冥王慈命復來人間，惜汝姊心傷失怙，悲慟而亡。今假其宅舍以托餘年，然壯行之志尚熱於衷，未知可聞之上官，還我微秩否？因欲往謁縣宰。宗昌止之不能竟，持版入見肅行曲跪，不愆曩儀。纓指輪詞猶誌陳憤，宰為順天劉肇琨。已心訝其事，座次酬答形貌妍媚，戲語之曰：貴司行年幾何？則拱而對曰：卑職犬馬齒五十七矣。職既返生，尚祈還秩，惟堂公實王之劉微笑而已。維時隴干殷公建牙惠州，宗昌冠帶其姊侍叩軍府，殷公極為嘆異，贈以多金。己卯二月二十二日也。

荔根屏

粵土疎而沃名花珍果是處繁。而老樹之產於幽厓邃谷者歷年既久蟠根屈曲變幻象
形好事之家搜剔遐險置為几案清玩然工巧天成無若高明謝氏之荔根屏者色純紫高
五尺許橫斜二尺鐵幹離奇新枝挺出宛如畫梅滿幅其疎花散布枝間含苞拆蕊細大不
一復有寒雀三四或者或棲各具生態最上一枝倒垂尤極天嬌夫天之生物神矣而以物
肖物天奪人工抑又神也楓叟梓牛曷足異乎

相思子

紅豆名相思子其樹之葉如槐感夏子熟破莢而出色勝珊瑚粵中閨閣多雜珠翠以飾首
經年不壞相傳有怨婦望夫樹下血淚染枝旋結為子斯名所由昉也維揚吳園次為吳興
太守有詞云把酒祝東風種出雙紅豆梁溪顧氏女見而悅之日夕諷咏四壁皆書二語時
因目園次為紅豆詞人

花田花塚

珠江南岸行六七里為莊頭村家以菽素馨為業多至一二百畝昔南漢劉鋹有美人小字
素馨者居此故其植獨繁而芬芳酷烈亦勝他所花時珠懸玉照數里一白是曰花田南海
布衣岑霍山詩珠江南岸晚雲晴處處尋麻間素馨燈事尚傳遊子艇墓田曾誌美人銘迎

風暗入秋衫膩。籠月微聞夜夢醒。腸斷賣花聲去。後當年朱戶已長扃。明崇禎中名姬張喬歿後風流之士。釀錢捧土葬之。白雲山梅坵人致一花種其葬處。得數百本。五色相間。爛然如錦。是曰花塚。遙與花田相望。

語字之異

粵中語少正音。書多俗字。如謂平人曰狷。謂新婦曰心抱。謂父曰爸。謂母曰孀。謂子曰崽。子女未生曰孺。衣一襲曰一沓。稻一熟曰一造。禽之窠曰鬪。禽之卵曰春。此粵語之異也。其字之隨俗撰出者。如穩坐之為奎。音穩。人物之短者為喬。音矮。人物之瘦者為灸。音芒。山之巖洞為厓。音勘。水之磯激為泵。音聘。蓄水之地為比。音泔。通水之道為圳。音浸。水之曲折為凹。音囊。路之險隘為卡。音以。隱身忽出為呖。音或。截木作墊為不。音墩。橫木上關為門。音拴。此粵字之異也。至於士子行文。亦多變體。以華作華。以茲作茲。以悵作張。以閱作閱。以贖作脫。以曷作曷。以聞作聾。以隣作隣。之類。率皆仍訛襲陋。有乖六書之旨。然而師以訓弟。父以訓子。授受相沿。遂成錮疾。司文柄者尚宜出而正之。

鴛鴦墳

長洲倪士義與其婦楊氏伉儷甚篤。有同穴之誓。明崇禎末。士義年未三十而卒。楊親詣虎

丘相地葬之。復營一穴於旁。命工鑿鴛鴦兩字壙上。歸即自剄。遂合葬焉。吳人稱為鴛鴦壙。番禺屈大均過此。感其事而題曰。血濺良人墓。婢媚事可傷。闔廬無此劍。紫玉不成香。俠烈光吳岳。流傳自野王。千秋蓮沼上。人見紫鴛鴦。

南海神廟

南海之神。唐天寶間。封為廣利王。其廟遙對虎門。韓昌黎碑文。首序神秩之貴。次序海濤之惡。今廟前止成小浦。以通官舫。南望水田千頃。溝塍相錯。與韓碑絕不符矣。余昔在關中。遊慈恩寺。訪所謂曲江池者。祇見高隴平疇。往來耕牧。當年則宮殿遠其外。菰蒲積其中。而風浪之興。或至覆舟者。也是知山川之形。雖亘古常存。而滄桑之患。亦何時不見哉。

兩海賊

周王李崇。皆番禺蛋民。以捕魚為業。所轄繒船數百。其上可以設樓櫓。列兵械。三帆八棹。衝濤若飛。平藩尚可喜。以其能習水戰。委以遊擊之任。遇警輒調遣防護。水鄉賴以安輯。自康熙壬寅。奉有海禁之旨。於是盡掣其船。分泊港汊。遷其孥屬於城內。王等鸚鵡之性。不堪籠繫。詐稱歸葬。請於平藩。可喜許之。即日攜家出海。糾合亡命。聲勢大張。癸卯十一月。連檣集艦。直抵州前。盡焚汛哨廬舍。火光燭天。獨於民居一無騷擾。復破順德縣。執縣令王胤。而

去可喜聞變亟發舟師剿捕獲賊首周王餘黨解散出王令於賊舟釋其縛令得不死是時尚藩與督撫兩院俱諱其事王僅罷職而已

徙民

甲寅春月續遷番禺順德新會東莞香山五縣沿海之民先畫一界而以繩直之其間多有一宅而半棄者有一室而中斷者濬以深溝別為內外稍踰跬步死即隨之遷者委居捐產流離失所而周李餘黨乘機剽掠巡撫王公來任安插賑濟存活甚眾公以病卒於粵遺疏極言其狀始得復界流民乃有甯宇

產卵

番禺縣市橋村民家女謝氏康熙丁丑歸於王閨歲而孕及分娩之期腹痛經旬委頓欲絕其姑亟投以催生丸產一物形如鵝卵連下六枚闔室驚異裹而埋之婦竟無恙

浚濠得碑

吳逆之亂潮州鎮劉進忠首叛遙為聲援平藩尚可喜發兵討之以次子尚之孝督師屢出無功鳳凰山一戰挫衄尤甚乙卯可喜於粵秀山後浚濠築壘為固守計於土中得一石碑其上有文云挖破老龍傷粵秀八風吹箭入佗城種柳昔年曾有限看花今日豈無情殘花

已自知零落折柳何須問廢興可憐野鬼黃砂磧直待劉終班馬鳴其文似詩似識未有能解其意者

西園瘞瘞

康熙丁巳五月朝廷寬尚之信從逆之罪仍命襲父爵為平南親王率師討孫延齡駐宣武縣有藩下人張伯全素不悅於之信而張士選者之信弟之孝之私人也亦與之信有隙至是之信忽召伯全至軍伯全懼禍密約士選入京告變謂其心懷怨怒放言訕上有旨遣宜大人同伯全至粵勘問是時藩下之兵悉隸於固山王國棟國棟方與巡撫金雋交驩雋授意國棟偕尚之璋賫詔至廣西之信聞命即解王印還廣州待罪羈留五仙門提督行臺設兵嚴衛適李天植憤殺王國棟雋遂以反狀聞庚申八月十七日賜死於府學名宦祠焚屍揚灰沈上達家人鍾姓者收其骸骸餘瘞瘞之西園報資寺

舒氏義烈

尚之信之羈於五仙門也內外音信不能相通時之信母萬福金與其弟若子尚在舊府傍徨涕泣不知所為藩下總兵李天植密與府中人謀曰王國棟與吾輩同起廝養沐恩日久游加拔權位至固山兵樞歸其掌握寶貨充其帑藏王之所以待國棟者不可謂不厚矣俺

達公納款偽周曾無一言諫阻亦受輔翼將軍之秩今公已棄邪歸正承襲王爵因二三宵小讒構致見羈執為國棟者自宜剖肝瀝膽力白其誣否則繼之以死此正竭忠致命之秋也乃陰陽其間冀實主以易富貴忘覆翼之洪慈肆反噬之慘毒王之抔土未乾而使金家骨肉危如累卵國棟之罪其可逭乎不若誘而殺之庶足慰在天之靈而紓合門之憤因傳福金命召國棟入商移家還京之計先伏武士於兩廡及國棟至共出擒之之信之子剗去兩目睛天植與尚之節等寸割其肉投與羣犬噉之國棟家人奔告金巡撫捕同謀者皆慷慨就縛天植對獄無諱詞意氣甚壯巡撫以其狀聞坐反伏誅同死者一百八人即俺達賜劍之日也當天植受戮時其妻舒氏盡出家財散與親舊及其部卒復檢取篋內券約聚而焚之手執白刃呼二女至前告之曰汝不幸生我家命不得長與其汚而生不若潔而死揮刃各劈其首而殞又顧謂諸侍妾曰我夫以死報我主我輩可不以死報我夫乎閨中之姬十人皆令自裁乃自刎於堂上其凜凜義烈粵人當豔稱焉

廣東月令

正月 奮氣成樓 水仙來賓 荷錢浮於水 二麥黃 木葉微脫

二月 蔗初芽 蔗拳輸粉 魚苗生 蜺降於霧 木綿吐英

三月 杜若芳 石蚶揚葩 江鷗避風 孔雀之尾開金 檳榔包拆

四月 佛桑紅綻 高榕蔭日 仙掌立 蕙入山麓化為虎 樹蘭綴珠

五月 荔支丹 菩提舒葉 椰含漿 羣蟻朝其祖 鈎割鳴年

六月 白雨足 西潦至 芭蕉子垂 苦瓜入饌 早禾乃登

七月 秧針重碧 龍眼熟 蝴蝶營繭 素馨結為燈 薤田浮

八月 颶母息影 茶徙蠅於樹 紙鳶翻風 黃柑分指 河鮪乘潮而上

九月 紅薯登 白欖落 嘉魚出於峽 南燭迎社 香門開

十月 耕牛放閒 八蠶之功畢 嶺梅芳 橘柚錫貢 銀河夜見

十一月 桃李花 鷓鴣蔽葉 黃雀復為魚 巖蜂聚糧 瑞香霏雪

十二月 蚊不絕吟 池塘竭 稚筍出 風蘭賀春 舊雷有聲

天之節候見於地之物產故月令一篇載自禮經後人遂著於授時之曆余宦遊所至其風土大略相同惟粵中則不特與朔方絕異即較之江淮亦甚懸殊爰採屈翁山新語參以耳目見聞戲為廣東月令迺知炎陬譎詭固不止於再稻八蠶已也

康熙四十一年莆田彭公古愚巡撫粵東時逢春旱有惠州拔貢生盧毓華者借溫隆之隱憂指謬悠而婉諷揣斯眾感伏籲嚴鈴其詞曰陳為密雲錮兩向日問天事竊惟憲臺過隆聖天子之知得君何厚官拜大中丞之職受任匪輕耳目寄自九重視聽必無壅蔽撫綏加諸百粵恫瘝應未懸殊夫蒞茲土者宋有包孝肅正獨勝邪生是鄉者明有海忠介剛能無欲緬二賢之清範實我公之前規况草木知名久企祥雲過嶺而父老觀化彌殷甘雨隨車何意三春出作之時尚違十郡來蘇之願始覺說癡說夢無非附影附聲空傳活佛者千家楊枝不滴水漫道福星兮一路都屋無餘光詎仁澤之已枯乃和風之未動惟有搖搖倚草環生榮戟之間止餘汨汨貪泉曲注庭闈之內於是憑社之狐媚思競獻吹籬之犬謠欲爭行。蟻射潛飛中含沙而誰卹鯨吞迭告置漏網於弗聞以致魚泣釜中未見揚湯止沸猿啼樹裏更逢縱火燒林非止同室操戈亦等鄉隣緩視盍思孺子入井奚堪秦越殊觀甚則剝膚之籲靡申慘捐生而刎頭戴盆之寃莫雪甘就死而投淵負十四載之衆名僅凝香於卧閣委三千人之訟牒同落絮於空庭如謂採訪宜真何處無潰川之口如謂譖言多妄徧省非戴鬼之車不然干謁阻於故人豈熟語遂銘冷鐵不然投金溺於暮客豈外鑠立化堅冰或者恐逆鱗之禍烈而公則魚水之契方深或者疑晚歲之氣衰而公則薑桂之性未泯倏

矣歲將改籥持弩猶是藏機胡然期已及瓜解懸不辭袖手倘一日者元龜協卜名對楓宸丹鳳銜綸救還荔浦何武去後之思嗟靡及矣寇恂請借之舉將何補耶某也蛙沉井底仍擬窺天蠱測海隅輒思就日昔者涑水作相直言曾恕坡公今而陽城曠官持論或容韓子雖勺水無多未可代驅旱魃而靈源猶在何妨仰噴神龍敢削牘以陳辭謹伏轅而待命

木中少女

維揚汪舟次奉使琉球甫出海見浮木丈許鐵鑄兩頭取而剖視中有一女裸卧纒髮冰肌以右手掩面左手蔽其醜啞爾微笑隨凌波以去而狂風旋作蓋風之有少女者殆謂是乎

八分書

獨澆子陳荅尹為嶺南三家之一盛有詩名兼工八分書法而晚年好道結願放生人有乞其書者籠禽而至輒欣然灑翰視禽之多寡則羸縮其書以應之閣筆開籠淋漓滿志其四方碑版之酬亦即遇物買放皆盡乃已蓋珊瑚麟屬未免以多藏取譏而追做曇曜之換者其致遠矣

鮪騰卷八

吳江鈕 琇玉樵輯

粵鮪下

張將子

張孝起字將子。吳江人。崇禎十三年。特賜進士。任廉州府推官。城陷被執。永曆元年。始得出獄。從幸梧州。還兵科給事。兼掌吏科。四年。會十三營。自楚戰敗。入行在。跋扈不法。孝起疏劾其罪。直聲大震。有鄖國公高必正者。闖賊李自成之妻弟也。驕蹇尤甚。孝起責以大義。卒懾服焉。五年。從幸南甯。孝起出為高雷廉瓊四府巡撫。未至。四府已陷。乃入廉州山中。依靖氛將軍鄧耀於龍門島。後依漳平伯周金湯。金湯敗走。孝起倉卒被執。不食七日死之。

共塚

順治庚寅正月。耿繼茂尚可喜。兵入廣州。屠戮甚慘。城內居民。幾無噍類。其奔出者。急不得渡。擠溺以死。復不可勝計。浮屠氏真修。曾受紫衣之賜。號紫衣僧者。乃募役購薪。聚於東門隙地。焚之。累骸成阜。行人於二三里外。望如積雪。即於其旁築為大坎。瘞焉。名曰共塚。亂定後。延侶結壇。設伊蒲之祭。番禺王孝廉有祭共塚文。頗行於世。

白石獅

粵東既定。建平南靖南二王府。東西相望。備極雄麗。而靖藩性尤汰侈。謂門前兩獅。必用白石琢成。而石以星巖者為良。乃飛檄肇慶。行高要縣取之。時浙中楊自西雍建為邑令。承命開鑿。督促頻繁。斧斤丁丁。晝夜不得暫息。僅獲胚石二具。駕以椽舡。行至峽口。舟不勝載。與石俱沉。復命更取其督愈亟。藩官日喧詢於堂。令唯俯首隱忍而已。未幾雍建內擢兵垣。疏言粵東不堪兩王。條其累民之弊二十餘事。因遷耿於閩。今其府已改將軍第。而猙猛列峙於門者。猶是楊公經營之石也。

洪廟神夢

嚴學思高明縣平步村人。弱冠補博士弟子。意氣傲岸。謂極科第如拾芥。而久困棘闈。年將四十。始舉於鄉。又復自負。謂南宮之捷。轉瞬可俟。仍下第歸。由此惘惘若失。卜筮之詢。殆無虛筮。或言我村洪聖廟。其神甚靈。盍往祈焉。學思即攜襍被。夜宿殿廡。恍惚夢神告曰。汝欲成名。須俟麥而炫。乃同榜耳。驚喜而悟。及徧訪知名之士。並無其人。偶一日自村入城東門外。亦有洪聖廟。見塾師訓課其中。相與談論。忽一童子呈書於前。視其姓名則麥而炫也。因細問年歲里居。嘿誌而去。不以告人。是時炫方髫齡。越十有餘載。炫一舉獲雋。學思欣然。資以行李。偕入京師。崇禎辛未科。俱成進士。聯舫旋鄉。乃話前夢。

五華山故宮

雲南五華山永曆故宮在其上。順治丁亥，洪承疇督師由貴竹大路取滇，李定國拒戰曲靖。吳三桂由廣西四川旁搗其虛，至黃草壩，入省城。永曆遁至阿瓦。三桂重購得之，縊於貴陽府。三桂以功封平西王，遂據山上故宮，增修二十餘載，備極崇麗。康熙癸丑，三桂反，出攻長沙，抗命。乙卯，僭尊號，丁巳病死。偽周洪化其孫也。戊午，諸王貝勒討賊，駐軍曲靖，賴將軍平耿精忠，由福建進征西粵，亦由四川黃草壩直薄省城，俘偽洪化，斬之。滇南大定。康熙癸亥，金陵邵子為章赴幕，楚雄訪其父老得實，題四截句於壁。一時爭相傳和。詩曰：百萬雄師睥睨間，光朝一脈絕南蠻。擒人即是人擒路，誰道天公不好還。軍威南朔敢稱雄，轉眼興亡一瞬中。他日龍門成紀傳，君臣父子總無公。行營歷歷草萋萋，銅柱摩崖手自題。虎豹無睛威尚在，老軍猶說舊平西。峇堯天半起觚稜，不盡亭臺取次登。心力剛枯人事去，秋風誰與哭西陵。邵子詩筆敏妙，惜有濡頭之癖，落魄寡儔，故不甚顯於時。

琉球使

康熙二年，科臣張立庵學禮王築雲垓，奉使琉球，冊封國王尚質。其所紀入海之舟為梭子形，上下三層，廣二丈二尺，高如之，長十八丈，梳之高如之，梳頭有斗，可容數人，舟設水井二

口官司啟閉。枕用廣西鐵力木入洋。有白水一線橫亘南北。謂之分水洋。過此洋水。綠白紅藍。歷歷如繪。汲而視之。其清則一。行三日後。見一山橫於舟前。首尾約長千丈。以鏡照之。乃巨魚也。縑黃贊頌。其魚漸沉。然鱗鬣聳峙。猶沙嶼蘆葦然。至晚潛消。舟始得進。又數日將近伊藍埠。悞泊龍潭。二龍垂天而下。風雲四起。恍惚晦冥。舟師大怖。風稍定。急移帆而南。次溫鎮。抵那壩港。入琉球界矣。凡宴使臣擊鼓而歌者。大夫以下等官。舞則十齡幼童。皆貴官子弟。為之考之。舊冊大約渡海以夏至前後兩三日。歸以冬至前後兩三日。故使臣之在其國也。有迎風宴。中秋宴。重陽宴。冬至宴。餞別宴。是役於五月啟行。十一月始回。舟覆命。

獻花寺僧

武昌小南門外。獻花寺僧自究病。噎百藥不效。臨歿謂其徒曰。我毒罹此患。胸臆必有物。為祟。逝後剖去。殮我。我感之入地矣。其徒如教。得一骨如簪。取置經案。久相傳示。閱歲適有戎帥寓寺。從者殺鵝。未斷其喉。偶見此骨。取以挑刺鵝。血噴發。而骨遂消滅。自究之徒亦病噎。因悟鵝血可治。數飲遂愈。徧以此方授人。無不驗者。明太祖破陳友諒時。兵環其城。寺中忽開異花。兵去而萎。寺名獻花。以此。

俺達縱暴

俺達公之信。尚王可喜之長子也。酗酒嗜殺。壺搏杯竿。與弓刀矛戟之屬。隨其所至。必兼攜以行。坐則輒飲。飲醉則必殺人。深宮靜室。無以解醒。即引佩刀刺其侍者。雖寵僕豔姬。痕滿體。性喜蓄狗。築狗房。設狗監。監之下。隸以健兒數十人。聞命必縱之。出府所過屠肆。例應各給豕肉飼之。街中人狗塞途。行者辟易。一夕聞有鬪聲。亟呼監往視。監遇瘕狗而奔。不敢復往。之信大怒。命左右割監肉。咬狗肉盡而止。又取民間子十五以下為把竿之戲。竿長二丈。以篋蓄為之。斲節瑩皮。其光可鑑。教之攀緣上下。盤舞竿頭。之信把盞觀笑。以為樂。其習技未熟者。多至顛殞。或穿腹折肢。恬不介意。

跛金

金光字公綸。浙江義烏人。知書有權略。尚可喜從遼陽入關。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計議。必咨於光。而後行。然光頗自負意。不欲屈人下。乘間潛逃。可喜遣健卒追還。挾其足筋。令不可走。而禮愛益加。於是跛金之名。遂著。順治中。可喜入粵。進爵平南王。其長子俺達公之信。酗酒暴逆。王之宮監。適有事於公所。偶值其醉。忽指監曰。汝腹何大也。此中必有奇寶。我欲開視之。以匕首刺監腹。應刃而斃。王之堂官王化者。年已六十餘。盛夏苦暑。袒而立於庭。之信憎其老年。笑謂化曰。汝鬚眉太白。我當黑之。遂縛化曝烈日中。自己至酉。百計求免。始得

脫王大忿恚呼之信杖之三十而專恣益甚光因乘間言俺達公剛而多虐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於社稷請廢而立次子固山王深然其說因循猶豫終未即行光窺王無廢立意恐謀洩見疑遂曲順之信所為凡鑿山開礦煮海營鹽遣列郡之稅使通外洋之賈舶無不從光擘畫以是藩府之富幾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擬於王丙辰二月鄭錦下東莞馬雄入南海趙天元謝厥扶俱以舟師迎降之信計無所出乃殺光以辭於敵謂向之抗衝上國久持弗下者皆此人之為也遂納款偽周時可喜屏居舊府聞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之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歿

禍光斬首

康熙丙辰二月尚之信約衆謀逆送印偽周自稱暫管輔德將軍次年丁巳五月反正歸朝自稱暫管平南親王議者謂其前後兩銜俱以暫字冠首於義為斬頭禍形已兆宜天誅之難逭也

偽續論降

泉州人江幾少年無賴踰牆竊人婦墮地傷足兩跛共呼拐子海中鄭氏之黨也受偽命為將軍聚眾邵武山間蔓延僞信其所領卒皆裹首露足輕捷善走峭壁百丈攀緣如飛頻出

標掠官兵莫能誰何。時吳留村公開府八閩計欲諭降而以未得通使為憂。江右有翁鞫郭國祚因相與謀作吳公偽牘既成步行三百餘里越壑踰巖抵其帳下。江發書怒將殺之偽總兵高茂方諫曰將軍雄據險要勒兵數萬水戰鳧輕山關猿捷而馳驟平原非其長也况地無千里之饒糧無十年之積出則勢不能速守則師無所資其能久乎許之猶不失我富貴。江是其言遂釋二人歸。然納款之期猶豫未決鞫與國祚徑造吳公轅門請見言機密事。公命延入因抵掌陳江幾可撫狀且權宜擅假公書罪應死公聞之大喜曰壯士可用也立作手札擇標下之有幹略者偕以行。先是茂方力勸幾幾已心動至是遂率其所部偽官百員眾七萬餘人出降。吳公奏聞於朝各與爵賞有差康熙辛未虞山瞿修齡在吳撫軍募親見國祚年止二十餘美如冠玉乃能深探賊巢直登憲府負荊飛之勇成連賈之功可謂奇矣。

男蕙卜識曰庚寅夏五蕙寓羊城有持副帥郭公刺以觚賸為請蕙攜謁馮羽扇風流令人欽揖揖蕙而言曰予即粵觚中所載偽牘諭降之郭某也片紙功名謬辱先公採拾幸矣惜乎予不及見公而未得盡為公所知者予自江賊既撫成功不居負勇莫試改名世耀應選翹關委任千夫長值臺灣未靖師駐泉州距彭城三十六島勢阻險要師不克進

金門總制陳公龍謂予善習流簡率甲士結陣揚帆指揮鷓首不數日而盡擣其穴臺灣以平靖海將軍施公朗題敘戰功加銜都督推授古北口鎮標遊府恭遇鑿輿北幸得邀顧問時上御日本貢刀令予跨赤驢以試深蒙嘉歎隨手授曰資爾武備戮力王家越日載錫龍章昭示獎勸尋轉參戎量移副帥此粵之干城所由寄也塞雁北征嶺鴻南集風塵戎馬老我歲華而英齡銳志猶若從軀餘勃勃欲發請續誌之無負表微之道意憲竊念先嚴東筆時頗以公不見用為惜詎公建牙東來而墨莊久閉已不復有揚其偉烈耶因錄其言于後庶不虛此乞書之一遇云

投江詩

長沙朱氏女遇吳逆之亂盡室星散弱質無依遂為營卒所掠氏志堅意決眾莫敢犯舟行至小孤山下奮身投江其屍逆流三晝夜浮於故居水濱夢訴於其父母父母驚起跡之果獲女屍慟哭收殮玉顏如生解其襦得懷間絕句十章重緘密紐字不沾濡今存其最警痛者二首一曰少小伶媵畫閣時詩書曾奉母為師濤聲向夜悲何急猶記燈前讀楚詞一曰狂帆慘說過雙孤掩袖潸潸淚忽枯葬入江魚浮海去不留羞塚在姑蘇

金首

廈門遠在海中。鄭氏平後始拓有其地。置一府三縣。通州王孝廉光陞令臺灣。其家人歸言。縣南百餘里。山林翳鬱。獠民居之。蓋亦一蠻地也。其俗男女皆裸。各以方幅布蔽其醜處。並無屋宇。即於深樹間。屈枝結葉為居。中國人誤入其地者。縛而殺之。以金塗首。懸於家。有此者。眾號強宗。祭則拜而祝曰。願汝來世再生為人。仍入吾國。復為吾殺。受吾享祀。其愚誕如此。

肉毬

廣西鎮安府。止設通判一官。衙署荒涼。半隣鬼域。通判每蒞廳事。輒有兩大肉脚。下垂簷間。肉毬如五斗盞。滾至案前。迫而捉之。間無所見。其地瘴癘時作。至此遂無生還之望。故選人甚憚之。

阿魏

諾臯載波斯國阿虞。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似鼠耳。斷其枝。汗出如飴。久而堅凝。名阿魏。本草亦從之。近有客自滇中來者。乃言彼處蜂形甚巨。結窩多在絕壁。垂如雨蓋。滇人於其下掘一深坎。置肥羊於內。令善射者飛騎發矢。落其窩。急以物覆坎。則蜂與羊共相刺撲。二者合併而化。久之取出。應用。是名阿魏。所聞特異。因並誌於此。

月中仙樂

明萬曆末順德縣有吳章者。儒家子也。素好神仙之術。復耽音律。學業遂廢。生計亦疎。鄉人以其善書能解事。推為里老。夏五月。吳自鄉輸糧於縣。逆旅主人園荔初熟。簇盤供客。吳以啖刺數枚。納之衣囊。將歸。貽其婦。薄暮步出郭外。行十餘里。涼月皎然。隱隱聞笙簫聲。往前跡之。仰見祥雲一隊。首列旌幢。中擁彩輿。從者數十人。或駕青牛。或乘白鹿。鶴氅繽紛。霞裾縹緲。手中各執樂器。所奏之樂。絕不與人間相類。吳奔追諦聽。足若離地。而趨走甚速。未幾天色向曉。從者顧謂吳曰。子來已遠。得無迷於歸路乎。吳因詢坐彩輿者為誰。從者曰。我泰山主碧霞元君。巡遊南極。炎海天妃。設凝冰果會。留讌三日。今始回宮耳。轉瞬間祥雲四散。吳從空墜地。乃山東布政司署內。適閩人啟扉。驚以為盜。執送藩伯。藩伯坐廳事鞠之。吳曰。章本順德民人。途遇仙樂。隨之而行。不知何以至此。藩伯詫其妖妄。搜檢衣囊。一無所有。唯鮮荔數枚尚存。剖之甘芳。如新摘於樹者。始信其言。遂檄還粵東。吳自後頗厭烹飪之物。舉體輕逸。壽至九十八歲。

綠瓢

滇中猓獮有黑白二種。皆多壽。一百八九十歲乃死。至二百歲者。子孫不敢同居。昇之深谷。

大箬中。留四五年糧。此獮漸不肖人事。但知收卧而已。偏體生綠毛如苔。尻突成尾久之長於身。朱髮金睛。鈎牙鉅爪。其攀陟巖壁。往來如飛。攫虎豹麀鹿為食。象亦畏之。土人呼曰綠獸。

石言

端溪硯石。古今所貴。余官端州之高明。嗜硯而不蓄者。無辨硯之識。無購硯之力。而又無筆精墨妙以發其英華。恐負茲石也。然嗜硯之意。終未釋然。因取客遊於端。而文之善言硯石者著之。侯官高兆固齋記曰。端州分野直星紀。僧一行曰。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謂星紀得雲漢降氣。為百川下流云。羚羊峽距郡東三十里。東三江之水。其山產石類玳瑁。唐宋以來。才人文士。采作硯材。蘇文忠稱為寶石。蓋東西粵扶輿之脈。蘊閔也未至峽十里。為大堯山。皆牛毛细皴。宛如畫鏡。峽山青蒼對峙。江流泓淨。頗似巖瀨。峽石鑛凡十一。北岸坑曰阿婆。曰白婆墳。其石質黯黝。不鮮佳者。亦有火捺紋。焦葉白。可亂水巖。朝天巖。惟青花中黃星密灑如塵。眼大於螺。若人張目。湛湛無神。真賞家以此辨定。碧點長斜。似眼無瞳。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點。十數點者。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中。峽將盡。岸南山坳有洞。書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某重開。土人名曰巖仔坑。其石叩之聲泠泠。久磨能滑。旁有塚相傳。其時

開鑿中虛崩閉數百十人。太監死馬守土者葬其冠服於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青。西上越水澗。隔裏曰朝天巖。土人名山坑為隔裏其石堅實。不能滑膩。火捺紋成結不運。若蠟炬着壁斜敲。及燒損几案處。蕉葉白色晦氣黃。純潔無痕者亦可貴。古塔巖。其石比朝天巖無火捺紋。蕉葉白。古塔巖後為屏風背。其石木如譬猪肝曝於風日。宣德巖在屏風背下。去水巖二里許。其石髣髴水巖。今不可得。巖仔坑東有洞。廣如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又東有小山圓阜。下為水坑。折上數十武。有萬曆二十八年。差督理珠池市舶。內官監太監李鳳。開坑封坑。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於圭竇。石工裸身盤膝膏燃火。腰鎚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不測。先投以石。聞水聲急轉西折。不則墮深淵矣。正洞容工一二十人。由正洞入西洞。西洞漸寬。東洞舊納四人。二人運鑿。二人仰卧。膝前置磁盤燈。于胸以燭之。不能坐立。捧今容七鎚。且十四人矣。取石一人。捧火一人。三洞。正洞石上。上次東洞。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層。上層近山。沙透漏如蠹蝕。曰蟲蛙。其質微遜。中層常有翡翠雜拉。中層火捺紋。蕉葉白。其絕品。東瓜穰青花。及眼生蕉葉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下麻鵲斑紋。成魚凍。或如唾涎。亦有眼。眼中瞳含沙多。脫去。此中石。時有蔚藍者。秀色可餐。不一見。下此底坂石云。中層下層。火捺紋。如朝霞蔚起。散若馬尾。若刷絲縈繞。綯采熊熊。

大富錢有芒曰金錢。火捺品上。黧然黑色曰鐵捺。如蚓曰鳳涎。皆石疵。蕉葉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紋掩映。舊坑皎潔比紋素。近坑白中雜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澗沚細藻。朱碧瑩然。繡縷隱隱。又如魚兒隊行。青花明顯。如石花菜者。石工稱為芋紋。品中中。三洞眼各異。正洞眼赤圓如珊瑚。鳥目石嫩眼侵土氣者。若象牙。其瞳分明。亦足賞。東洞眼碧。色數暈對之。奕奕射人。曰鸚鵡眼。圓正明媚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黑。圓腫一黍如鼓。三洞石正洞下層第一。入手溫潤柔膩。有生氣。鮮潔清麗。磨之與墨相親。摩掌心動。東洞西側深處。曰飛鼠巖。其石有紋曰黃龍。斜亘石面。指為瑕。正洞亦有黃龍紋。游揚如雲。氣如薄羅。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盡。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時有鬼神。東洞徑傾仄。水工列小童長跪。舉杯勺揚水。水乃涸。以故開坑。先引水。閱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轄守坑。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其屬禁如此。永樂宣德間。開坑未幾。俱罷去。崇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蘇萬邦。致石工於江西。緼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後守禁罷。至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膚理。鑿伐折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聞也。大抵石理日剝。精華日盡。氣韻顏色不能壹執。成說要以老坑具妍姿者為定。予至端州。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別。徵其說。各護所偏。予既喜身親古人未

言之見聞復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山便成陵谷無有問津之處爰迷於緇庶幾後之君子觀覽寶藏知此石實雲漢之鍾華三江五州之榮衛或可以少慰於真宰也我邑潘耒稼堂賦曰潘子久客端州自秋徂春蓬門晝掩蠟屐生塵有客過訪寂若無人披帷何有硯石錯陳疊架磊砢堆牀輪囷主人方盤礴其間窮日達晨摩挲品題樂以忘貧客顧而笑曰是奚為者也嶺表珍奇是不一類珊瑚磈礧明珠文貝沉檀通犀象齒翡翠却塵之紉辟雨之藁子曾不是求而耽情於片石甚無謂也且是塊然者非有聲色香味之可娛購之兼金載之專車贈遺不名珍寶藏弄不如圖書兩手三硯為已多而纍纍者將焉用是無乃近於愚乎主人忻然而笑曰客但未知石之美耳誠知將嗜之不已而奚暇笑余客曰試嘗言之主人曰二氣之英五材之精在地為石在天為星石之為質頑然粗醜迨其神奇萬象無偶所以怪石作貢文石呈祥甲乙品於衛公袍笏拜於元童要其程功而致用無若硯石之最良武夫寶劍文人寶硯晦明與居寒暑無間淬筆鋒之銛銛發墨華之清葱貴利用而不窮故宜取於盡善硯材上品厥惟端溪萬里滄江一峽束之秀氣迴薄靈液潛滋是生石寶美勝懸黎爾其巖分三層下層在水石歧三洞中洞最美造化所秘邃古莫啟誰鑿鴻濛創割端紫唐斲其膚宋入肌理轉鑿轉深今得

其髓。三冬水落良工是謀。傳歌涸水。燃膏燭幽。斧之登登。削粗劇浮。菁華乃出。如琳如瓊。其質則膩。若搗粉。煇若刷絲。潤若含凍。柔若凝脂。其色則淵然。而光黝然。而墨。望之有形。撫之無迹。南離炳暉。蒸為紫雲。馬肝純色。火疋間紋。芙蓉出水。以照灼。初陽升天。以鮮新。美人薄醉。而酡顏。天孫七襄。而錦紋。水月清華。凝為蕉白。平鋪皎銷。橫截崑璧。雲霏霏。其暮林河。耿耿以湛碧。削春葱之始萌。雪秋藕之乍擘。青花最貴。隱起石膚。乍沉乍浮。如有如無。雁行過於遙天。魚兒戲於清渠。綺殼之理。感蒼蘋藻之影。扶疎惟人。至靈乃有。雙瞳石亦有眼。巧出天工。黑睛朗朗。碧暈重重。如珠刮蚌。如月麗空。紅為丹砂。黃為象牙。圓為鸚鵡。長者為鴉。或孤標而雙映。或三五而橫斜。象台斗而可貴。惟明潤而最佳。至若點號翡翠。輪名金錢。玉帶橫亘。黃龍斜纏。鵬鳩之斑。螭血之邊。各約采以發色。咸爭奇而鬪妍。天質美矣。復貴裁製。追之琢之。乃成佳器。爾乃選良工。考舊譜。量厚薄。程細鉅。審背面。定顏武。留精純。去苦窳。因圓成規。遇方為矩。妙隨材而適用。任師心而法古。爰有唐模宋範。貢式藏型。端方是尚。樸雅為經。間標新而樹異。有象物以賦形。或尊肩而壺腹。或璧沼而珠庭。或獸身而瓦脊。或鳳唼而鶴翎。風田之文。惟肖。琴笏之德。可銘。於是鑪以散粟之砂。砥以切玉之石。文以瑩而逾明。理以細而彌澤。溫潤之色。可餐。鮮秀之采。欲滴。口噓呵而成津。手捧握而成液。其受墨也。差差

鱗鱗融洽停勻。石與墨得。墨與石親。沛然膏流。油然耐醇。磨之無聲。浣之無痕。其宜筆也。沾濡不留。運轉無滯。墨飽固恬。墨竭亦利。中山柔毫。迅掃不散。使心忘手。使手忘器。故當妾視龍尾。勝蓄金星。澄泥斂色。雀瓦銷英。彼洮河與鼉磯。迴莫敢於抗衡者也。夫其盛夏不燥。隆冬不凍。君子之節也。涅不藏淄。滌不留垢。幽人之潔也。廉芒內舍。溫文外著。貞臣之烈也。瑕不掩瑜。質不亂真。介士之別也。端凝靜默。有勵俗之守焉。厚重不毀。有閱世之壽焉。無色之色。是為真色。無味之味。是為至味。吾是以中心好之。拊之抱之。浴之漂之。心賞神怡。而不可以告客者也。今夫珠璣象犀。珍怪難得之物。美則美矣。固權門豪家之所宜蓄。而於我乎何有。其求之也傷廉。其藏之也招咎。豈若山川之美。文翰之需。廣坐可以共賞。一室可以自娛。石戶之封可守。石田之獲不虛。傳子孫而無累。貽朋友而欣愉。且人之歸自斯土者。莫不連載兼乘。轟隱道塗。而吾舟小於葉。身輕於鳧。唯此硃硃。與吾為徒。連箱累篋。負挈以趨。猶足詫奇珍於鄉里。而壓風濤於江湖也。客乃怙恍自失。逡巡而去。主人遂婆婆硯林。不知日之既暮。夫不持一硯。包孝肅之清風。豈能復繼。我得二公之文。雖不持一硯。而端州之石。盡為我有矣。所取不已奢乎。

著書之家海內寥寥。近唯日知錄。正字通。廣東新語三書可以垂世。日知錄為吾鄉顧亭林先生所著。而廖昆湖屈翁山皆東粵人。夫著書必兼才學識。而又有窮愁之遇。斯立言乃以不朽。正字通出衡山張爾公之筆。昆湖為南康太守。以重貲購刻。弁以己名。實非廖筆。顧與張與屈皆隱君子。所謂有窮愁之遇者也。稱粵山者。必曰羅浮。稱粵石者。必曰端硯。稱粵果者。必曰荔枝。故翁山語焉獨詳。

孟謀絕句

關中詩派多尚沉鬱。郃陽康孝廉孟謀。清新豪蕩。自成一家。而七言絕句尤所擅長。漁洋先生見其題秦莊襄王墓二首。以為用古甚奇。遂有一康之目。詩曰。莊襄塚並白雲齊。頻視長安萬井低。誰指韓生傳古墓。教人錯認灞陵西。園廟衣冠此內藏。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畢六王。庚辰孟秋鎬。觚觶將成。門人惠宏從八千里外。以此詩見寄。因補錄於末。

蘇轍卷八終